

水牛少年文庫13
水牛出版社

巨ㄐㄩˋ人ㄖㄣˊ保ㄅㄠˇ羅ㄌㄨㄛˊ

姚姮　譯

水牛少年文庫13
水牛出版社

巨人保羅

姚姮　譯



少年文庫13

巨人保羅

姚姮　譯

水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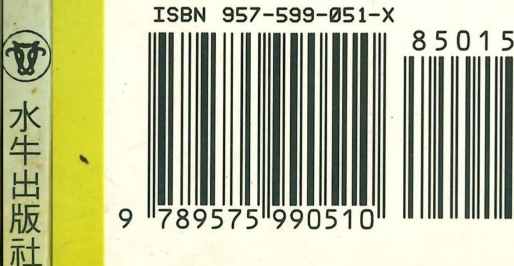
內文注音附插圖



巨人保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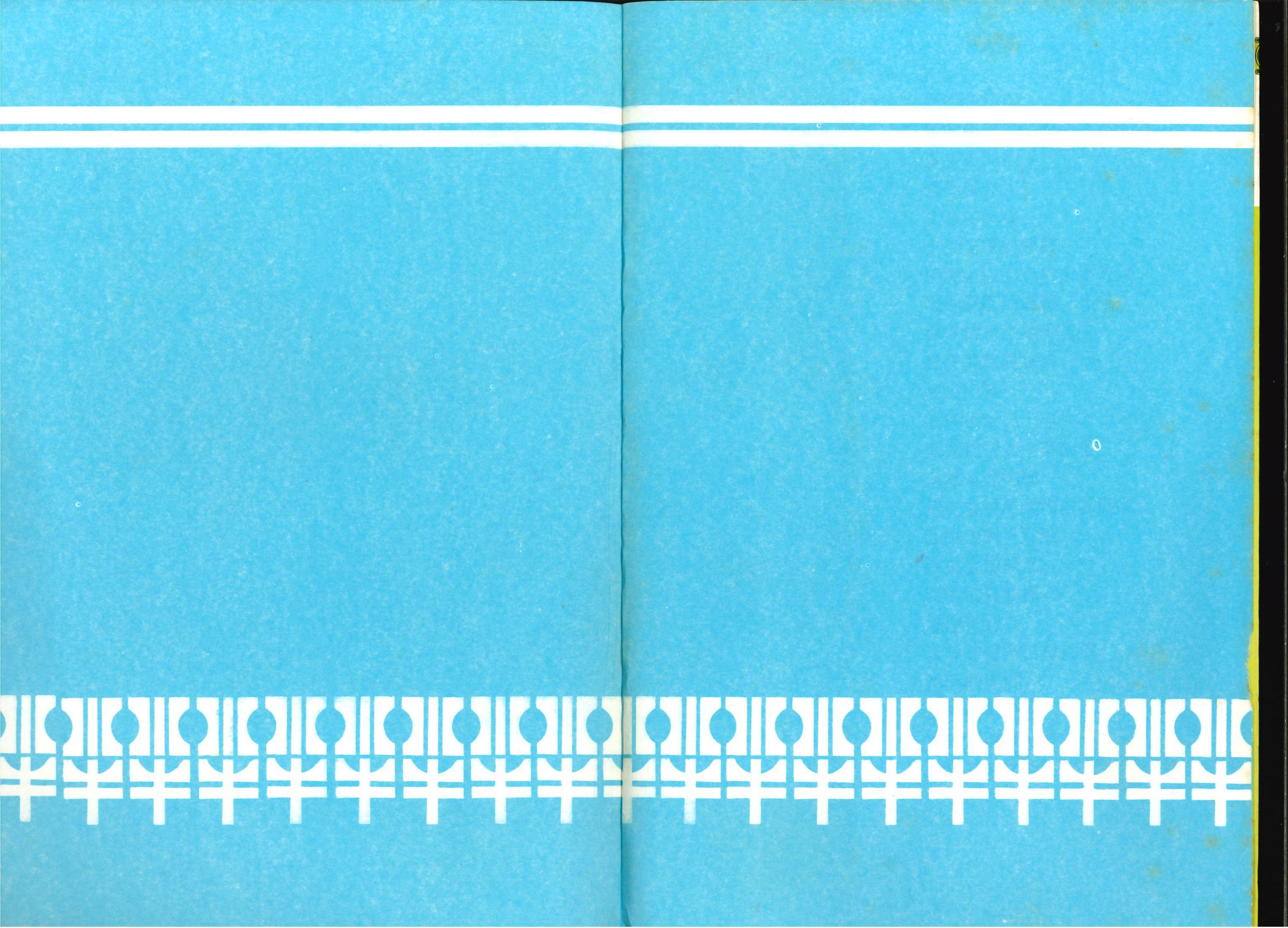


這是一本神話故事。主人翁保羅是一個美國天生的巨人。他住在森林裏，是伐木工人的領班。他有無比的神力，能開山闢地，征服自然，跟怪獸鬪爭，獲得勝利；工作效率奇快，教工人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書中情節精彩扣人，許多英勇冒險的故事，都令人讚賞喜愛。


ISBN 957-599-051-X
85015
9 789575 990510

特價60元

天體和宇宙
開拓未來的科學
百年後的世界
萬能機器人
生命的奥秘
少女安娜的悲劇
伊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
海倫凱勒的奇蹟
林肯的青少年時代
國際情報員秘辛
逃出南極
北極生活三十年
太空飛行七十萬公里
向超音速挑戰
消失在亞馬遜河的探險隊
猛獸王國一肯亞
活生生的地球
奇妙的自然界
電腦世紀
世界名醫野口英世傳
消失的大陸
金字塔的秘密
迷幻王國探險記
戈壁沙漠之謎



水牛少年文庫 13

巨人保羅

姚姮 譯

水牛出版社 印行

目錄

一、保羅的出生

有人說保羅出生在緬因州，有人說是米尼蘇達州，有些人則說他出生在密西根州，更有些人大聲疾呼說他出生在加拿大的松樹林裏，不管他出生在那裏，他的名字叫潘保羅是大家所公認的，他是西北部的英雄，是全國最高大的人。

究竟他有多大呢？

根據緬因州的鄉人們說，當他生下來一個星期的時候，他的個子就大得比他的搖籃還大哩。

「我們要怎麼辦？」保羅的母親焦急地說：「那個搖籃哪個孩子來睡都夠大的，再說他

們也不是很瘦小呀！」

「你不能少給他一點吃的嗎？」他父親說：「照他這種吃法，可能會把我們吃窮，也許連房子都會吃掉！」

「別傻吧！」他的母親說。他母親的名字叫「珍」，她以普遍常識的觀點說：「一個正在長的孩子，他能吃多少，你就得給他多少吃，不然的話，他在我們家又有甚麼意義呢？」

「好，好，」保羅的父親呢呢喃喃地說：「我眞不懂得你究竟要我做甚麼，當我有上千樣的工作要做的時候，你……」

「我只要你不要把髒兮兮的靴子，穿進我清洗得乾乾淨淨的廚房。去搬出你的工具，再替我做個搖籃。」保羅的母親說着，便開始洗刷地板，讓保羅爸爸知道，站在那裏不工作是浪費時間。

於是保羅的父親便拿下他的鋸子，鑿子和鉋子，釘製了一個像盒子又像船的搖籃，這個搖籃長有六呎，並且多花了他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完成，但是這個搖籃等於白做，因爲他還沒有完工以前，保羅又長得比那個搖籃大了。

「這個小妖怪，」父親咕噥着說，他忘記自己是「小妖怪」的父親：「我必須再做一個搖籃。」

他們家後面便是樹林，保羅父親砍下一株十二呎高的白樺樹，挖空木頭裏面，刨平得如同月色照在水銀上，可是當每件工作完畢後，保羅已經滿月了，並且有十五呎高。

「唉！」他的父親嚴肅地說：「我們要看看，我能不能做得比他長的快一點。」

這一次他不再把時間花費在刨光的工作上，他只找了幾塊二十呎長的木板，把木板用釘子釘在一起而已，樣子很像一種水槽，而保羅差四分之一吋就不夠睡了。

有一件事情保羅的父親忘了做，那是裝搖籃的彎軸，沒有這個裝置怎麼搖嬰兒，讓嬰兒睡覺呢？雖然保羅的身長已有二十呎，可是他還是嬰兒呀！

「這是新式的呀，」保羅的父親僞裝是故意不裝彎軸的說：「是一種會浮的搖籃，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大西洋的海面上，讓海浪搖他睡覺。」

他們眞把保羅放在海面上，搖呀搖的，看起來很合適，但是保羅卻不肯安靜。第二天晚上，海面上掀起一陣浪潮，把半打以上的村子沖到緬因州海岸上。

× × ×

那是一連串麻煩的開始。

緬茵州的居民並不易驚慌的，但是當他們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大嬰兒後，他們落入驚慌中，他們不能把保羅送入監獄，因為他只是個嬰兒；再說，也沒有那麼大的監牢來容納他。他們翻遍法律的書，書上並沒有載明說一個嬰兒不許長二十呎高，也沒有法律去阻止一個人長高。

當村民們正談論着保羅的時候，保羅的母親從屋子裏衝出來，哭叫說：

「它不見了！」

「甚麼東西不見了？」村民回問着，他們因為保羅母親的打岔而緊張起來，更因無法解決如何處置嬰兒而不安着：「甚麼東西不見了？」

「一個盒子——船——會浮的搖籃，隨便你們怎麼說都可以，而我的保羅在上面，我剛才從窗子向外看，我幾乎不相信，你們想我看到甚麼！」

「太太，妳停止嚕嗦吧，摘要點說吧，妳看到甚麼啦？」

「他走出搖籃外，不要問我怎麼走出的！然後，他舉起搖籃，涉水到海岸，」她說到這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然後，他不見了。」

「那正是保羅嘛，」保羅父親插口說，他突然因有這個怪兒子而驕傲：「他是個與眾不同的小孩，是的，他是喝鯨魚奶長大的，他牙齒是用鋸子鋸的，他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保羅的父親說對了，因為第二天他們聽說保羅已經到達很遠的地方，已經到米尼蘇達州了。

二、保羅的伙伴

有關保羅的故事開始向東部流傳。他已長大，並且在密西根做了許多奇妙的事情。有人看見他在威士康辛遊蕩，搬舉整隊的馬越過密西西比河。他在米尼蘇達替自己建造了一幢大約有五層樓高的房子，那房子高得月亮要通過，都要轉動樞鈕才能過去。

保羅居住的國土是樹林，到處都是樹，松柏和橡樹，連綿不斷，數以千里，從大湖一直到西北的太平洋。這地方樹木多得叫人感到陰森恐怖，沒有人有興趣來走一趟。

「這是我的家，」保羅說：「這是讓我生長的地方，但是我要靠甚麼來維持生活呢？」

他在樹下到處遊蕩，想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來。但樹與樹之間像是在低談着甚麼，那聲

音像在嘲笑這位巨人；粗大的樹枝，也鼓動着他們的長舌議論紛紛，只要他一走過去，樹葉就沙沙地笑個不止，好像四周圍沒有一樣不在嘲笑他。

因此，保羅便離開樹林，到米氏鐵工廠去弄了一些金屬，加熱後，煉成鐵，然後用鐵鎯頭打鐵打成兩根鐵條，再將兩根鐵條打成一根銳利無比的斧頭，提着斧頭，再走回森林，對着最高，最大的樹就砍。

「現在，讓我們看看斧頭能做甚麼？」從此以後，保羅覺得所有的樹木再不敢取笑他了，只有小樹葉才敢低聲地竊笑。

保羅揮動他的斧頭，第一斧頭就砍出來一面可以夠做桌子的木頭，第二斧頭就砍出來一個夠一個人躺下去那麼深的溝，然後，走到樹周圍去弄平砍痕，他走路的步子很快，半小時就把一切事情理完。做完後，他發現另一邊有六個人在砍樹，他們的樣子像是要把樹砍倒，那些人的個子都比平常人高大，但他們對那根巨樹好像無能為力。

「嗨，」保羅背着斧頭招呼說：「你們幾位在這裏工作多久了？」

「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砍一棵樹？為甚麼？」保羅說：「讓我來幫幫你們的忙吧！」

保羅向後退了幾步，對着那棵巨樹揮了一斧，樹裏發出一聲像高射炮的響聲，保羅再揮動一次斧頭，這次樹裏發出一種像沉悶夏日中的霹靂，保羅再次揮動時，這次的吵雜聲如同山崩地裂般，巨樹倒下了。

「你真是個奇人，」那六個人齊聲叫說：「你是有世以來的伐木冠軍，怎麼樣？我們一起合夥好不好？我們替你工作，這樣的話，其他的伐木工人都會像是在砍玉黍蜀一樣，而不是在砍樹了，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叫甚麼名字？」

「你們喊我保羅好了，哦，對了，我喊你們甚麼名字呢？」

「哦，」六人中年紀最大，肌肉鬆弛，戴着一付眼鏡的人，含着沉思的眼光說：「我的名字叫應哲南，我懂會計，還會寫所有你需要寫的東西，我會數到一百，而不用彎指頭數，我也會開玩笑。」

「好極了，」保羅說：「我也喜歡開玩笑，會寫字也是件好事，有朝一日，我也要試試學寫字。你呢？」

「我？」這人胖胖的，禿頭，滿腮鬍鬚：「我的名字叫許炳乾，我是最好的廚子，我曾經在西北部煎魚。」

「你呢？」保羅再問其次的一個。

「我的名字叫費巴桑，」這人是個瑞典人，白頭髮，淡藍色眼睛，高高瘦瘦的：「我不會寫字，也不會燒東西；可是我會做斧柄，磨刀和修理各色各樣的工具。還有，我會知道鍋子是不是平整無底，還會使每件東西都銳利光亮。」

「現在該輪到我了，」第四個人說。他是一個年輕人，有着微翹的嘴吧，一對暗褐色的眼睛，眼球是黃色，鼻子有許多疤痕，那是有一次在打架時，打傷的。「我名字叫泰馬士，但人家都喊我小米利。我還沒有來伐木以前是打獵的。我是狩獵的能手，我比鹿跑得快，比浣熊爬得高，游泳比海狸游得快，力氣賽過大熊，只要有我在，就不要怕沒有肉吃。」

「好極了，小米利，我知道你是個無處不受歡迎的人，」保羅說：「你是誰？，哼呀哼地唱着甚麼的？」

「我是個歌手，我是四海爲家的人，我忘記了我眞正的名字，但是人家都稱我『小仙笛』我會唱所有你聽過的歌，會自己譜曲唱歌，唱出你聞所未聞的。」

「眞妙，唱歌倒是我們枯燥生活中的娛樂，」保羅說：「你呢？」

最後這一個是位瘦長有力的西部人，他穿着一件鮮豔的桔色襯衫，一條寬大的牛皮褲子，他說：

「人家叫我小騎師，我是個牧童，我家在一個農場上，每次鎮上有競技比賽，我總是得第一名。有一次我被一頭公牛拋下來，從那次起我就不再參加套牛的把戲了；不過，我還是騎馬，假如你需要一位騎馬人的話——」

保羅大笑起來：「讓我看看，假如我記得不錯的話，有應哲南，許炳乾，費巴桑，小米利，小仙笛和小騎師。一個會認字寫字寫東西的，一個會烘餅燒菜的，一個會修理各種器具的，一個會打獵的獵人，一個會唱歌譜曲的歌者，還有一個會騎馬趕牛的牧童，啊！多麼古怪又有趣的一羣呀！」

「但是我們現在都是伐木工人，」他們六人同時齊聲說：「我們只知道怎樣砍倒樹，怎樣砍下樹的枝椏，讓樹變成原木，現在有你來做我們的領隊，我們就可以砍倒森林裏最大的

樹了，保羅，你說怎樣？」

「好麼，」保羅說：「我們現在就開始分派工作，小米利和許炳乾先表演一下你們的身手，你們晚餐喜歡吃甚麼呢？」

「火腿和馬鈴薯。」

「醃牛肉和白菜。」

「蘋果餅。」

「油煎圓餅。」

「不要一起叫嘛，」保羅說：「小米利會獵到比那更多的東西，小米利，你要花多少時間去打獵？」

「哦，我想，我一個鐘頭就夠了，我會像蛇一樣爬得快。」小米利說着，執起他的槍。半個小時後他回來了，背後扛着一個大重擔，因爲太大了，使得他看起來像扛一座小山，這時許炳乾已經生了一堆大火；費巴桑削了一打大的刀子，鍋子倒有，所缺少的是一張桌子。

「有了，」保羅說：「這裏就是，」說着，用斧頭把大樹的邊刨平說：「還有甚麼比這個樹幹做桌子更好呢？」說完，再砍掉旁邊七枝較粗的樹枝說：「這是七個座位，現在，讓我們開始動手燒東西吃吧。」

三、火堆邊

那是一頓他們終身難忘的聚餐。有一大鍋湯，許炳乾管那鍋湯叫「伐木工人湯」，因為每個人都幫忙動手煮的，還有一隻野火鷄，那是小米利獵來的。當湯和火鷄吃完後，他們又有紅燒熊肉，鹿排，整鍋原汁的肉湯和一大堆餅乾，如同在州議會聚餐一樣。

半個小時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得精光了，連塊餅乾屑也沒有，七個人圍繞在火堆邊，誰也沒有說話，四周除了柴火的劈裂聲和夜風輕柔的歌唱外，甚麼聲音也聽不到。

「現在要睡太早了些，」保羅說，「我們不妨去看看我們砍下來做桌子的那棵，大樹不僅僅是木材，還是有歷史價值呢，」說着同時指給六人看說：「看看離外邊大約一呎的這一

輪，這一輪是南北戰爭末期，李將軍向葛林特投降時候所形成的，而這一輪——」保羅的手指着向裏面一點的那一環說：「這一輪就要老得多了，這一輪是華盛頓時代形成的，再看看這一輪，我想，可能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候形成的，還有其他的，我想是最最遙遠時候就有的，說不定是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候就有的，眞的，樹就是歷史。」

所有的人都沉默一會兒，帶眼鏡的應哲南說：「說到歷史，他們也在愛阿華州造歷史呢。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那個地方是全世界產玉蜀黍最豐富的地方，那裏的玉蜀黍很高大，高得要採的人要用梯子才能達到穀穗。有一次，在一個靠近葛來特城的地方，有一個男孩子看見一棵綠色的玉蜀黍嫩芽冒出黑色的泥土外面，那時候，那棵玉蜀黍只高及他的肩膀，他就好玩地爬上去，在他還沒有能夠喊出『啊！』之前，玉蜀黍桿突然輕輕震動一下，然後往上直昇上去——孩子的母親嚇昏了，因爲每一秒中玉蜀黍桿都在往上長，而那孩子隨桿子往上升。

「『喊救火車來！』他的母親大聲疾呼。

「『那不會有用的，』孩子的父親說：『等到救火車來到，救火車的雲梯也夠不上了。』

「他們放了一個大氣球，想讓孩子抱住氣球下來，可是，玉蜀黍長得比氣球上升的速度還快。他們射餅乾上去給孩子吃，深怕他餓了，可是不久，射程就夠不着了，他們只能請飛機來丟東西給他吃。他們想用斧頭把玉蜀黍的根砍掉，但是這樣做的話，可能會把自由神像擠倒。」

「噢！」小米利驚呼說：「那一定是棵了不起的玉蜀黍！」

「那麼，」小騎師關心地問：「他們用甚麼方法把孩子弄下來？」

「沒有弄下來，」應哲南回答說：「沒有人再看見那孩子了。假如你們不相信，到愛阿華州葛來特城去，當地的人會帶你去看那棵玉蜀黍的地方。」

衆人看看小騎師，徵詢他知不知道有這回事，但這位身材瘦長，却顯得有力的西部人只搖搖頭，然後拿出一撮煙草，慢慢嚼着說：

「我對愛阿華州的事情一點也不熟，所以我說不出來有關這一州的任何事情。不過我對蒙大拿這一州却很熟，它是地勢高坑，土地廣大，美麗無比的一州，是全國牧牛羊最好的一州，我在那裏看過許多無與倫比的事情。

「假如你想在蒙大拿州牧羊的話，有一件事情你要先學的是：數羊。那地方的人經常談到一個非常有名的數羊人，那人能夠在一會兒之間數出羊羣的數目，並且絲毫不差。

「有一天，有一位畜牧的大財主帶着這位數羊專家上一座小山，指着在山谷裏吃草的偌大羊羣對專家說：『數數看，那裏大約有多少羊？』

「『我不說大約有多少，』這位數羊專家回答說：『我可以告訴你正確的數目，那裏有九百零七頭羊。』

「『完全正確，』這位大財主說：『對極了，現在，到另一座山頭去，猜猜那邊較大的羊羣有多少頭？』

「『我不用猜，』專家說，然後瞥另一個山谷的羊羣一眼，說：『那邊牧場有兩千六百七十八頭牛，七十九頭羊。』

「『我的天！』牧場人說：『眞了不起！你怎麼會這麼能幹的？』

「『沒有甚麼呀，』專家說：『很簡單嘛，我只把羊的脚數一數，再除以四。』」

小騎師的話音一落，全體人都哄然大笑，有人塞給他一隻香煙，接着，又咧嘴笑說：「我敢和你們打賭，你們誰也說不出比這個更好的故事來。」

許炳乾接受小騎師的挑戰：

「也許我能夠說出，也許不能；我聽說過許多流傳的故事，這些故事德州人都樂意談的，尤其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在德州，你分不出那邊是溽暑樣的南部，或者像裹在羊毛裏一樣的北部。愛阿華州是個產玉蜀黍的地方，蒙大拿州是適合於畜牧的地方；但德州呢，可以說是個溫度表。熱，熱得嚇人，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比德州更熱。愛阿華的春天，在德州人感覺上，就如同北極的冬天。

「不管怎樣，有一個故事就是這樣流傳的。據說有一個德州人到密西根州去找工作，那時候冬天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天空仍殘留着飄落的雪花。那位德州人冷得發抖，就臥倒在路邊，僵硬住了。當地的人想救活他，但怎麼救也救不醒，他們把最濃烈的酒倒進他的喉嚨裏，但是他還是醒不過來。

「『沒有用，』他們說：『他已經死了，現在唯一辦法是火葬他，然後把骨灰運回他家鄉。』」

「因此，他們便把那個德州人的屍體送到火葬場，把他送進火爐，點燃火。

「兩個小時後，他們打開火爐的門，發現那位德州人縮成一團地坐爐子裏，但全身仍不停地顫抖着。

「『嗨，』德州人喊：『把爐門關起來！你們想把我凍死嗎？』」

× × ×

一對怪鴟互相對叫着，一隻和藍檻鳥吵嘴的松鼠不再爭吵，而從這根枝椏跳到那根枝椏地謾罵着，火堆的火快要熄滅了，月兒下落了。

「夜已經很晚，伙伴們，」保羅說：「不過，有好故事再講一個聽聽也不嫌晚，你怎樣？費巴桑，你今晚一句話也沒有說。」

「沒有甚麼好說的。」費巴桑邊挑着指甲的污垢邊低低的咕噥着。

「來吧，說一個，不要那麼固執，」保羅說：「記住，你是一個大男人，不是一頭騾子。」

費巴桑在喉嚨裏獨自咕嚕嚕地低喃幾聲，同時把大拇指的指甲剪掉一點，然後才露齒而笑說：「好吧，我就講一個騾子的故事吧。那頭騾子全身炭樣的黑，名字叫『大理石』，牠是隻很好的騾子，很努力工作，不用人家帶領，不用人家鞭打，從來不知道甚麼時候該停止工作休息。

「有一天，人們發現牠四肢匍伏地爬在院子裏，人們喊牠，拉牠耳朵，刺牠的肋骨，但牠一動也不動，只是躺在地上，肌肉抽也不抽動一下。」

「『這隻老騾我看差不多了，老了，』人們說：『不能再工作了，現在我們只有剝下牠的皮，唉！可憐的騾子！』

「騾子就是工作和剝皮，人們就開始動手把牠的皮剝掉，騾子也就死了。

「第二天，人們再回來想埋掉騾子的時候，卻看見牠活生生地站在那裏，只是有點發抖，因為牠的皮和毛都被剝掉了。騾子只是疲倦，沉沉入睡，睡得太熟，以至人家剝牠的皮牠都不知道，更不要說拉耳朵和踢刺肋骨。」

「他們就讓牠這樣沒有皮毛的過日子嗎？」小米利問。

「當然不是，」費巴桑回答說：「他們屠宰了羊，選最肥最大的羊皮來蓋在『大理石』

身上，因為沒有用針線縫起來，所以常常溜過來滑過去，因此，最後他們採黑草莓的刺來刺進騾子身上，那些刺和毛差不多，如果你們看到也認不出來，是牠原來的毛或者是刺。」

「那倒是個好故事。」許炳乾說。

「結尾也很好。」應哲南附合說。

「那還不算是結尾，」費巴桑說：「春天來到是剪羊毛的時候，大理石身上生長出來厚厚的羊毛，光牠的背他們就剪了八十磅的羊毛，羊毛下，有草莓刺的地方，他們採了四十五夸脫的草莓！」

所有的人都吹長哨表示歡呼，沒有人在乎自己的故事是不是比費巴桑的好？他們開始脫他們的靴子，睡覺。

小仙笛拿出他的吉他，開始撥弄琴弦，然後提高嗓子唱：

我們都是伐木工人，
強壯，高大，
我們都是勤勉的工人，

努力，不停，
我們呀，我們！
還要努力，努力，努力不停。

他獨個兒彈彈唱唱，然後就寢。這時，你聽不到他們七個人的聲音，只有怪鴟的叫聲，還有沉沉的呼呼聲，那聲音像是夜晚林中的呼聲，又是七個伐木人深沉的打鼾聲。不久，怪鴟叫累了，停止呼叫，於是大地靜悄悄的，如同上帝沒有創造人類以前一樣的安靜。

四、烤餅鐵盤

巨人潘保羅和他的六個搭檔，以及保羅住大木屋的消息不脛而走，人們添油加醬地傳開了，人們蜂湧地從西北部的森林裏參加保羅的伐木行列，這些從各地趕來的人們，有些是懷着好奇心來的，有些是帶着好玩的心情來的，而有些是眞正要來工作的。他的故事從東方到西方，從南方到北方，當保羅傳奇性的故事蔓延到海外的時候，還有從挪威、瑞典、芬蘭和愛爾蘭等各國飄洋過海趕來。據說，有一大羣人走失了，他們走錯方向，越過落磯山，到加州。這羣人因爲沒有甚麼事情做，所以在加州定居下來種馬鈴薯，一當他們開始開墾時，他們開到石油——能使人一夜間成爲巨富的油商。鑿到油，他們就架機器入土抽油，從此，只

要坐着看黑油從地底下冒出，拿油去換金子。

這些幸運的人當然不多，大部份的伐木工人都找到了保羅的營地，和保羅居住在一起。年底的時候，保羅想數一數有多少人和他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人多得數不勝數；甚至戴眼鏡、精於彎指頭數東西的應哲南，也數不清工人究竟有多少個？應哲南抱怨說：

「他們是分三班制工作，每一班工作八小時，一天二十四小時工作從不間斷，我數過來數過去就是數不清。」

「我告訴你一個方法，」保羅說：「平均三個人砍倒一棵樹，所以我們數砍倒的樹，再乘以三，這樣我們就知道有多少人在這裏工作了。」

但是有些樹一砍倒，砍掉枝椏就放進河裏，隨河水飄流運走；而有些樹則留下來製成木塞，所以應哲南搖頭叫苦說：「算了，不要數了，永遠數不清。」

「等一等，」保羅說：「我又想到一個主意，每一個人每天早餐吃二十個糕餅，明天，你和許炳乾兩人數一數糕餅有多少個，這樣，我們就知道了。」

做糕餅是許炳乾的專長，他揉麵粉就如同畫家調合顏料一樣，他把像銀製一樣的烤盤，很勤快地擦洗。那個烤盤非常大，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烤盤，所有伐木工人都對這個烤盤感到驕傲。保羅和另外五十個工人，爲了要做這個烤餅盤子，曾經在鐵礦坑裏挖鐵礦，提煉足夠的鐵來製造這個烤盤；那些鐵足夠做一百把犂，兩百個耕耘機和三百零六個有齒的耙。

當這些鐵溶化後，被打成一個四百四十英尺大的圓鐵盤子，其大如同一個池塘。

但是保羅如何把這樣大的烤盤從鑄造工廠拿回營地呢？這件事使所有在場的工人都搔頭皮，想了想，又搔搔頭。卡車也沒有辦法裝載，因爲卡車本身就沒有烤盤大，也沒有那樣大的引擎拖得動它，最後保羅終於鼓掌，笑說：

「我來把它滾回來的呀，像滾鐵環一樣。」

那是一個怎樣的情景呀！巨大如池塘的鐵盤，滾過高山，滾過山谷，橫過州際，在春風吹拂中像孩子們玩鐵環一樣的回來。當他們離營地三里路的時候，保羅用大力把鐵盤旋轉了轉，鐵盤越轉越圓，直轉到營地。在營地，保羅又讓鐵盤在地上轉，轉出一個大洞來，剛好夠把鐵盤架上，一切就緒後，他大聲說：

「許炳乾，這是你烤餅的鐵盤了。」

許「餅」乾眞是名符其實，他的餅乾發得好，顏色美，香味好，可以說色香味俱全，沒有一個人做得比他好，「餅乾專家」他受之無愧；他做的餅乾又大又營養，專門供給英雄們吃的。許「餅」乾時常說，吃了我的餅乾可以精神百倍，因爲他在揉麵粉的時候，加了牛奶和雞蛋。

× × × ×

在潘保羅的伐木營地裏，早餐前工人們會從一陣像喇叭的吹號聲中醒過來，從這一個山到那一個山，號聲互應着，回響着。晚上也是一樣，保羅會站在森林的邊緣，面對着西面，用雙手在嘴前做杯狀，然後，大聲疾呼，他總是喊說：

「休息，休息吃飯囉！」

保羅對自己聲音傳播的速度很清楚而正確，他知道他聲音要傳抵洛磯山要四個小時；另半個小時是喊派克山峯的伐木工人。當四小時後，聲音抵達工人的耳朵裏時，工人們會像是聽到從西天邊響起巨雷一樣，這聲巨響，使工人們精神振奮。他們會互相警告說：「天亮了，聽聽，那巨雷樣的聲音，是保羅喊人起床的方法。」

這時，大烤盤下面的爐火已經升起來，許炳乾堆上大約一英畝的灌木和三英畝的劈柴到鐵盤下面，火一起來，鐵盤就會發出一種令人可望不可及的味道。當然，人是沒有辦法用手一下子把鐵盤塗上油的。所以，每次都由三個人穿上大肥豬肉的鞋，像溜冰一樣的在鐵盤上溜，另有十個人端着平盤，堆滿糕餅穿着有溜輪的鞋子，來回地送到餐桌上去。

「那沒有用，」戴眼鏡的應哲南對保羅說：「我們也數不出來有多少人在營地，我們餅做得越多，工人吃得越多，工人吃得越多，我們就得做得越多，瞧瞧許炳乾，他連揉麵都來不及了。」

這是眞的，起初人少的時候，許炳乾總要把麵粉篩過，秤糖，量牛奶，在大碗攪拌；但現在人口這樣多，又都是胃口大的，並且需要在同一個時候做出東西給他們吃，所以時間不夠。他必須建造一個和穀倉一樣大的廚房，可以貯藏糖，麵粉和牛奶。揉麵再不是用大碗了，而是用一個像澡盆一樣大的鐵鍋。一個人把麵粉倒進去之後，劃動一會，第二個人倒糖，第三個人倒牛奶，牛奶是直接由乳牛棚裏拿出來的。星期天，工人們想吃點味道較好的餅時，許炳乾便打幾個箱子的雞蛋進去拌。

四、烤餅鐵盤

每天早晨，保羅會把拌麵粉的大鍋，抬上一個高過人頭的鐵欄上，讓大鍋像電車一樣繞着鐵盤，每幾呎停一次，倒一次麵糊在鐵盤上，當然穿綁有大肥豬肉鞋子的人，仍然在上面走，在鐵盤邊保羅還用鐵絲做藩籬樣的東西，使在上面抹油的人，在剎不住時有個扶手的東西。

餅以外，還有蛋和醃肉，醃肉是由肥胖的山豬肉醃製的，每個蛋有兩個蛋黃，糖蜜是用小桶裝着放到桌上，餅用平盤裝，每人有一加侖的咖啡。

這就是那些日子伐木工人們所過的生活，他們像巨人般大吃特吃。這種吃的方式是潘保羅年輕時候所採用的，也是陸面未經開採時所採取的飲食方式。

五、藍雪

第二年冬天，在巨人潘保羅的營地附近，是世界上最難過的一個冬天。天寒地凍，樹木僵硬得不能動彈，人影也冰凍在牆壁上，保羅必須用火炬才能把留印在牆上人形的雪化掉。人們說話所發出來的聲音，也會在空中凍結，所以當春天來到的第一天，所有聲響溶在一起，發出一種震耳欲聾的喧嘩。

那個冬天，冷霧罩着整個伐木區，有些時候霧太濃了，伐木工人不斷地砍，要到樹倒地了，才知道樹已經砍倒。有一次保羅要蓋屋頂，結果屋頂蓋在離屋子二十英尺的地方，把屋頂釘在濃霧中。

樹的木頭堅硬如鐵，應哲南說：「天氣使得森林變成石頭般硬的林子，每樣東西都好像變成石頭，河流變成堅硬的冰，凍得硬蹦蹦的鳥兒坐在冷硬硬的窩裏，孵冷冰冰的蛋。」營地裏所有的工人都因天氣的嚴寒而悶悶不樂，他們的嘴唇、指甲、脚趾、鼻子，反正是每樣東西都變了色，變成藍色，接着雪也變成藍色。

藍雪——像八月時午間的天際，藍得像最藍最藍的花朵——越變越藍。頭一天，雪花蒼白得如同飛燕草，第二天，雪花變成知更鳥蛋的顏色，第三天，就變成藍寶石的藍。這種怪異的藍雪足足下了四十天，一團團的藍雪，像藍色的棉花，一團團地排在樹的枝椏，因爲雪掛得太厚了，周遭就變得死寂，甚至伐木的聲音也沒有回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想低聲說話都不可能。

這奇怪的藍雪不但使人不舒服，其他林子裏的動物更是不舒服，罕見的雪色使動物憂慮，周遭的死寂使動物驚恐，最糟的是牠們找不到任何食物吃。牠們冬天的草料都被深厚的雪蓋住了，根本看不見，青苔硬得如同青銅絲，對有怪顏色的食物，牠們都退避三舍，不敢問津。

當所有的動物發現藍雪不溶化時，都驚慌起來。這個怪異的新世界沒有食物，沒有聲音，甚麼東西都沒有，只有恐懼，牠們只知道一件事：牠們必須逃走，牠們必須自己打開一條生路，逃出這場風雪，不然，牠們就得死。

在那些日子裏怪獸特別多，除了通常的水牛、黑熊、角鹿和麋鹿、野豬、野雞外，還有像——一種半鳥半獸的怪物。牠上半身覆蓋着長長的毛，前額在兩眼之間長出兩根彎曲的角，下半身如同獅子，唯一不同於獅子的是，牠有毛絨絨的黑脚和有點子的蹄，除此之外，最最奇特的是有三條不同的尾巴。第一條尾巴尖削如矛，尖端有一個石鈎，這條尾巴是用來找食物和攻打敵人用的；第二條尾巴寬而闊，平拖在地上如同第三隻脚，它也可以在當中瑟瑟飛動，趕蒼蠅；第三條尾巴飽滿而多毛，一點用處也沒有，純粹裝飾用。

像這種無奇不有的怪動物，縱使牠們長相多麼古怪，性情多麼兇猛殘忍，遇到這種不斷下藍雪的日子，牠們也是無能爲力。儘管他們事先把食物埋了起來，要吃的時候再用嘴吹化，但是在牠們體內沒有結冰以前，牠們必須找一個可以暖身的地方，牠們現在需要一種動物都害怕的：火。

成羣的動物都注意到許炳乾做餅的大鐵盤，牠們嗅到煙火味，牠們的每根骨頭都渴望這般熱氣，牠們懷着肅穆的眼光盯視着保羅營地的火，於是，羣集着準備向這爐火進攻。

保羅看着成羣的動物一起過來。那時候離天亮還有兩小時，天色仍黑，藍雪使每件東西都變得靜悄悄的。但保羅看到森林裏有對對的小亮光在移動，他知道這種亮光是動物在發怒時才會發出來的。

「起來！」保羅向大家大叫：「野獸來攻擊我們了！」

工人們都醒過來，半睡半醒，半穿着衣服，迷迷糊糊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但保羅的六個朋友圍集在他身邊，手上拿着武器。這武器是隨便抓到甚麼就拿着甚麼，有圓頭斧，鍬、鋸子等。應哲南找到一支老式大口的散彈槍，小騎師拿着一條又長又粗的繩子，許炳乾一手拿平鍋，一手拿鐵鍋。現在正是一髮千鈞的時候。

首先來到的是那隻上面提過的三尾怪獸，牠的雙角閃着光，蹄在地上踢得如雷響，三條尾巴直豎得如同騎兵的長矛，牠站起來對着手無寸鐵的小米利衝過去。可是小米利並不在乎，反而大笑，因爲他是個打獵能手。他大呼一聲：「有我在，那有你逞能的時候？」就在怪獸怒吼過來時，小米利一躍向前，對着怪獸的喉嚨過去，怪獸像人一樣搖擺顫抖起來，牠的爪子僵硬了，指甲陷入雪地。驀地，爭鬥完畢。怪獸喉嚨裏發出嚇人的咯咯聲，三條尾巴一齊無力地垂落着，怪獸倒地了，像一堆醜惡雜亂的毛，堆在藍色的雪地上。

在小米利和怪獸爭鬥的同時，營地裏人獸混戰，應哲南的老爺槍對付一隻單翅膀的野母雞，那隻母雞不停地繞圈子飛，所以應哲南無法一槍打死牠。最後應哲南想辦法把槍柄弄彎，跟着飛跳的雞繞着圈子，在拐彎的時候扣動扳機，子彈飛出去，繞圈子打向野雞，野雞把圈子越飛越大，但子彈窮追不捨的緊跟着牠，野雞轉方向，子彈也跟着轉方向。當牠轉頭向後飛時，子彈猝然攻擊，就在這時，應哲南大聲叫說：「哈，我們有雞子吃了！」

小騎師的對手是隻野鬥雞，他對付這隻野鬥雞相當費力。牠站在地上，直對着鋼管，吐出紅綠色的光，小騎師一手放在身後等待着，躲避着比大鐵棒還粗，比鋼針還利的鋼管。驀地，他的手臂是從肩膀上射出，有東西從他手中飛出來，那東西如同一條盛怒的蛇，又像是一道呼嘯的閃電。那東西自己在野鬥雞的喉嚨繞了三圈，好像是那個活東西沒有給雞子一個掙扎的餘地。野鬥雞倒地了，頸子上仍套着套索，但牠的鋼毛仍然在顫抖。

其他的人並沒有閑着，雖然野獸動物的數目比伐木工人多上好幾倍，但伐木工人們並不畏縮，他們全力以赴，結果成羣的麋鹿、角鹿、山獅、狗熊和水牛的死屍遍地，地上遍地的皮毛。有一隻最嚇人，叫聲最大，跑起來最快的怪獸仍未解決。

據保羅手下的工人們說：「沒有人看見過那頭野獸在哪兒棲息，沒有人敢吹說他看過那怪獸。據傳說：牠有三十英尺長，二十英尺高。牠的頸子像有鱗的長頸鹿，鼻孔會噴出紅煙，尾巴有七種不同顏色的圈圈，但沒有人確知牠是甚麼。」人們看到的只有牠的腳印，牠走過的地方，樹木容易倒。

他們知道的僅僅如此，所以由巨人保羅來等候牠。保羅雖然看不見那怪獸的影子，可是他感覺得到那種快要攻擊的力量，林子裏襲來一陣風，那風熱得如同由一打爐灶燻來的，林子立卽着火了。保羅用盡力氣，縱身一跳，跳過山頂，到了河邊，用他的巨手杓起河水，澆上正在燒燃的火焰，這時空中充滿水氣；接着響起一陣嚇人的吼聲，怪獸的影子逐漸由模糊變得清晰了。事實上那怪獸像是無形的，因爲隨着牠的出現是火焰和有色的空氣，保羅只能看出牠那條無止境般的尾巴，數不清像長刀般的爪子，但這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牠的那雙燃燒般的眼睛，從牠的眼睛，保羅看到像閃電的白光和熱氣。

在怪獸還沒有來得及顯神通以前，保羅身倚着一顆巨石，用腳掘起一堆土，然後把這些鬆土踢進怪獸的眼中，然後趁空中灰土瀰漫，怪獸咬牙發出如雷的軋軋聲時，保羅跳上怪獸的背，怪獸立起後腿躍，如同一匹巨大的馬，把四周摔動得像是在暴風中；像一條河流在洪水中一樣流過森林。然而保羅緊緊地坐在牠的背上，像騎着一陣旋風，這陣旋風四處滾捲，速度快到一分鐘一里，但是保羅仍沒有被拋下來。

突然，吼聲停止，旋風停住。保羅聽到，可以說是感覺到，在他下面有低沉的吵聲，一陣震動，一陣奇異的吱叫聲；接着，發現怪獸躺在營火邊，安靜得如同一隻火爐邊的貓。

× × × ×

之後，這隻怪獸成了保羅的寵物，牠溫柔如同悄悄來臨的春之腳步。每當保羅要到那裏，牠會帶保羅去，因爲牠走路的速度如同流星，只要牠把尾巴一捲，坐在牠身上的保羅就會被蓋住，而不被人家看見。牠的眼睛射出來的火光，可使保羅在黑暗中來去自如。牠的爪子掘耙泥土，培植花園或菜圃，所以營地裏再也不缺少青菜吃了，在許炳乾的廚房，牠也幫很

大的忙，牠只稍用舌頭一舐，餐桌就乾乾淨淨，牠的吐氣也可以點燃爐子。

藍雪仍然不停地飄落着。

六、貝貝的不幸

藍雪繼續飄落，飄落到密西根州和明尼蘇達州，延伸到整個的西北部。

「這藍雪總有止境的，」有一個早晨，保羅對應哲南說：「我想到外面去看看，探險，告訴工人們繼續做他們的工作，現在他們有的是食物，不怕沒有吃的，我會帶好消息回來，也許根本就不回來了。」

因此，保羅踏踩着走出森林，經過幾條河流，蹣跚地跨過兩個山頭，來到上司湖，它是大湖中最大的湖。冰塊在快要結凍的水浪中滾動，彼此互撞，發出低沉的撞擊聲，那聲音就像是世界上所有的木材都撞擊在岸邊一樣。

一個巨大的水浪高過其他的水浪，在那些冰塊撞擊中，保羅看到兩隻耳朵，其他甚麼也沒有看到，也看不出來是人或是怪物，只有兩個大耳朵，然後大耳朵又消逝了。

保羅把大靴子往上拉到臀部，躍進冰水中，水浪怒吼着，冰塊隨水浪洶湧起伏，發出低低的轟轟聲，可是水中甚麼生物的影子也沒有。正當他轉身要上岸的那個時候，兩隻大耳朵又出現了，保羅衝過去，抓住那兩隻耳朵，把它拖上岸邊，當他拖它的時候，一個頭伸出水面，然後是肩膀、後脚和一條浸濕的尾巴，那東西幾乎是在半生半死的狀態中，它身上的顏色都是天藍色。

「嗯，」保羅把那東西拖到湖岸的火堆邊說：「假如有藍雪，那麼我想就會有藍色的小牛了，不然就是牠因爲冷而凍藍了。」

可是當保羅努力替牠施救，給牠揉關節，讓牠在營火堆前取暖，小牛身上仍然是不變顏色，假如有變的話，只是顏色加深，變得更有光彩，更呈健康的顏色。保羅身邊帶有一瓶牛奶，他倒了一點牛奶進小牛的喉嚨，小牛眼睛沒有睜開，但已有點生意，當保羅彎腰親親牠臉部的時候，牠抖顫一陣。

「多神奇的嬰兒呀，」保羅大笑說：「我奇怪，牠會不會以爲我是牠的爸爸或是媽媽，不管怎樣，牠是個嬰兒，假如牠能活着的話，我就喊牠『貝貝』，小藍牛。」說着，用一床毛氈把小東西裹起來。

第二天天亮時，貝貝的眼睛睜開了，牠的舌頭伸出來。

「看樣子牠可能餓了——牛奶沒有了，我想牠不會吃我的糕餅和咖啡；現在牠活了，假如讓他活活餓死的話，該多糟糕呀！」

可是貝貝把糕餅吃光了，咖啡也喝乾，但仍然餓，最後，把咖啡壺剩的也全喝光了。

「你眞是個了不起的小牛呀！」保羅咯咯笑說：「我想你恢復體力後，會成爲我的一個好伴侶。」

貝貝不會說話回答，只掙扎着想站起來，低垂牠的頭，從背面以頭輕撞保羅，不管它是一東或者是一西，反正保羅是被拋到十呎遠，落下來時像一噸石頭。

「你眞有點怪！」保羅站起身子，搓掉眼中的藍雪後，笑說：「你是我的貝貝，可是我不敢帶你回營地去，因爲，還沒有十分肯定你能不能活。」

他開始飼養貝貝，用每樣找到能吃的食物餵牠，可是貝貝吃完了，仍然是餓。有一天，貝貝舐完六加侖糜苔湯之後，保羅出去找尋自己吃的食物，當保羅回來後，發現貝貝把氈子吃進肚子裏，並且正在咀嚼平鍋和盤碟。

「貝貝！」保羅半生氣半好奇地大叫。

貝貝想表現出犯罪的樣子，便用一種微弱和痛苦的哞叫要讓保羅來同情牠，可是他的哞叫卻是怪獸的吼叫，那吼聲震動山谷，敲響天際。

「沒事了，」保羅說：「我們都在浪費時間，假如你已大得可以這樣吼叫，你就是大得可以工作，現在，讓我們試試，你能不能自己回到營地去。」

於是他們開始出發，保羅覺得好像他們越走，貝貝越長得快。當他看到貝貝哞叫，踐踏地面的時候，他看出來牠的頭頸能承擔任何重量和人，牠的胸脯越寬闊強壯，四肢越強，全身充滿力氣和精力。

當他們抵達營地的時候，貝貝已經大得可以與保羅相比，牠站立起來時，如同巨牛中之巨牛，工人們被驚駭得目瞪口呆，誰也說不出話來。

應哲南先挺身出來量貝貝的身材。

「兩眼間有四十二斧頭柄寬，另外加一個香煙盒長，」應哲南大叫：「但沒有辦法測出他有多重，沒有這樣的大秤。」

「你要牠做什麼呢？」小米利問保羅。

「做什麼，你只等着看就好了，」保羅說：「等到牠長大了就知道。」

冬天過去以前貝貝就長大了，最後一點藍雪溶化後，貝貝反而比以前更藍了——更藍更大。因為貝貝身體太長了，所以你沒有辦法一下子在同一個時候把牠吸進眼裏。保羅必須要用望眼鏡才能從前面看清牠後腿在做什麼。不過，這可能有點誇大其詞，保羅知道如何來駕馭牠，雖然貝貝個子這樣大，可是牠跟保羅在一起有點像是一隻小狗。

在貝貝沒有進入保羅的生活圈子之前，保羅有他伐木的方法，從來沒有人的伐木方法是像保羅的，尤其是弄平木材更是他的專長。他的方法是先檢好一棵樹，然後按東、西、南、北四面砍四下，尖銳的四下從頭到尾，還有兩邊，然後他大叫：「木頭要倒了！」於是所有工人都跑開，當他把木料弄乾淨，光滑，成四方型時，他就從腰際抽出當大鐮刀用的斧頭，

把原先砍掉的樹枝弄成一堆，樹倒下來後，就可以運送到市場去了。要把木材弄成堆，分類運輸也是件辛苦的工作。可是自從保羅有了貝貝之後，就容易得多。小騎師總會掛個繩套在樹上，然後套上兩根大木材，再由保羅把貝貝趕來，由貝貝拖到湖邊，把木材拖進水裏，由水流運走。

巨木隨流水飄盪的樣子，很是好看。每次巨木下水後保羅便會快樂地唱歌，而貝貝就匐伏在地上休息，藍色的水和白色的巨木在陽光下閃耀，空氣中飄散着松樹和樅樹的香味，遠遠的傳來森林裏的各種聲音——松鼠的對罵聲，畫眉鳥的嘰叫，和斧頭砍入木頭的聲音。

貝貝除了拖木材到湖邊外，也沒有什麼辛苦的工作可做，牠可以到處拖東西，到處跑。每當保羅決定搬到一個較好的伐木地區時，所有營地的東西都交由貝貝來拖，貝貝便會大大的呼一口氣，用力聳起雙肩，把所有廚房、乳棚、草棚等拖在身後。

貝貝最辛苦的工作可能是上密西根狹窄的道路，狹窄部份還沒有凹凸不平的部份多，有些路實在太過份凹凸不平了，他們必須背對着背來推東西上坡。保羅用鋼纜的一端綁住貝貝，另一端繫住路的那一邊，然後大聲喊叫說：「拉呀，貝貝，拉……」

暮冬的時候，貝貝已越過凹凸不平的道路，來到密西根北部。

但貝貝也有牠的煩惱和困擾的地方，他的肚子永遠吃不飽，沒有東西能滿足牠的食慾，在保羅還沒有自己的乾草場時，貝貝一天的食物，總要趕牲口的人，花六個月的時間搜集才夠吃。

所以保羅便在營地與湖之間設立一個農場。那農場土地肥沃，周圍有條鱒魚般的溪流使農場在最熱的夏天也清爽，還有地下湧出的泉水。因爲保羅不是農人，所以他從伯明特請了一位名字叫費力的人來經營農場。

費力正如同他的名字一樣，很費力氣的在農場工作，在伯明特，他們有兩個季節無法耕種，那是冬天和八月。並且地面又都是岩石，所以費力必須毀碎大石頭，才能種植蕃茄；冬天太寒冷了，一年中有六個月，母鷄下的蛋也都變硬。但是現在，他有了這塊農夫們日夜夢想的田地，所以他工作得更賣力了。

費力從沒有耕種過這樣肥沃的土地，他種出來的蕃茄大得如同南瓜，南瓜就大得不知怎麼比喻才好。許炳乾通常把南瓜肉挖下來做南瓜餅，把南瓜子弄給小牛吃。捲心菜大得在擡

進草棚之前，需要兩個人先用鋸子鋸掉它的莖才搬得動。至於根子類的蔬菜——紅蘿蔔、甜菜、防風草根和蘿蔔——挖的人總是挖不到菜根的尾，他們繼續用鐵柄挖掘，仍然挖不起來，一直到最後保羅發明用掘井機挖，才把整個菜挖出地面。他們也有自己的蜜蜂，這樣他們做餅乾的時候，才有蜂蜜做配料，他們的蜜蜂大得如同老鷹。

貝貝很喜歡農場的產品——數噸的乾草，多得貝貝要吃的時候好像一條蛇在草堆鑽一樣。牠最喜歡吃的是防風草根，牠對防風草根之喜愛可以說是愛到幾乎發瘋。

費力一開始就喜歡貝貝，可是貝貝驚人的食量使費力無法供應，遠在農作物還沒有成熟，貝貝就在等着吃了。費力和他的手下犂田、施肥、播種、培植、除草，整天不停的在田裏工作，但貝貝總是等着吃。一串串的豆子，一顆顆的白菜都被「藍牛」貝貝吃了。當保羅的工人們抱怨蔬菜不夠吃的時候，費力耳朵聽着，心裏明白，可是不說話，他只一心一意地督促農場工人們更加努力種植，更加努力工作。然而，農作物越長得快，貝貝越吃得多。

「那藍色的怪物！我們的工作都白做了！牠把我們吃窮了，將來會連家、房子和土地都給吃光，假如有方法除去牠就好了。」

費力想到許多計劃，但都無法實現。他想用不給食物的方法來餓死牠；給牠一擊打死牠；或不種植任何蔬菜，或者一陣地震會埋掉牠；或一陣颶風把牠捲走。想總歸是想，第二天早晨，貝貝又是安然無恙地在農場上出現，比往日更大聲地叫着要吃。費力看到這情形，心頭常常沉重、憂鬱。

保羅很少到農場來，所以有一天黃昏，當保羅高大的影子出現在農場的時候，費力大吃一驚。保羅告訴他說：「不久，我們就要移動營地，所以你必須把農作物運到威斯康辛，我會留下幾百匹馬隊給你運東西，我要許多草料和所有上等的食物——尤其是蜂窩和蜜。還有，不要忘記貝貝，這次工作繁重，貝貝也許更需要多吃些防風草根。」

防風草根！這給費力想到一個主意。他知道，假如讓防風草結成種子，下回再播種長出來的防風草就會有毒，而現在正準備運到威斯康辛的防風草根，正是第二次播種的。

「這樣一來，」費力咯咯地笑說：「就是那頭大牛的末日，那隻老不死，吃不飽的老藍牛的末日。」

因此費力努力工作着，正如同他從沒有工作過一樣，他加强了工作時間，每天二十四小

時內，工作十八小時。他把種防風草根的田地擴大了，把最大、最好的有毒的種子播種下去，那些防風草根越肥大越誘人食慾。終於，他把工作完成了。裝運農作物整整花了兩個星期。一個有點涼意的早晨，天還沒有亮，馬隊便把首批防風草根運到威斯康辛的營地。

但是小米利早一步先到，小米利一直懷疑費力的爲人，他曾聽到農場工人們在咕噥貝貝，有一次小米利聽費力告訴他的手下說，他有個計劃要使他們工作輕鬆點。除此之外，小米利也不喜歡這些防風草根的顏色，它們都呈呆板的紅色，而不是健康的紫色，當他抽出一根來剝開，發現根裏流出來的汁液是灰色而不是白色。

「貝貝，」小米利大叫：「不要吃那些防風草根！」

可是貝貝並不理會，他已有幾個月沒有嘗到草根的味道了，那一大堆令人振奮的防風草根使貝貝欣喜欲狂。小米利試着阻止牠，故意站在飢餓的牛與死亡間。但貝貝低垂着頭，大吃特吃。貝貝喜歡小米利，牠不想踩踏他，因此，大大地吸了一口氣，吐出一口長氣，把小米利吹到丈外。

小米利傷心極了，可是他並不認爲自己被打敗，他知道貝貝在保羅心目中的地位，不論怎樣，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救這條藍牛。

可是，怎樣救呢？

突然，小米利想到蜜蜂—已長得和老鷹一樣大的蜜蜂！他可以聽到牠們關在窩裏的嗡嗡聲，如同沉重的引擎聲。牠們的嗡嗡聲中含有怒意，因爲牠們的蜜都被搶走了，而且，威斯康辛的野花都因濃霜而枯萎，採不到蜜。

小米利站起來，秘密地，一步步地走近蜂窩，悄悄打開門閂，一吋—兩吋—三吋—直到門打開爲止。

低低的嗡嗡聲變爲狂亂的嗡嗡聲，嗡嗡聲變成瘋狂的怒吼聲，接着蜜蜂像打雷聲般隆隆地湧出蜂窩，直飛向貝貝。牠們帶着隆隆聲，成直線地飛向貝貝，刺的，咬的，貝貝左躲右閃，但羣蜂像子彈一樣，一次成百成百的，制伏了貝貝，貝貝無法，直起身子，搖動龐大的身子，高舉前腳，就地打滾。雖然牠這一滾壓死了半百以上的大蜜蜂，但其他的蜜蜂卻把牠咬得緊緊的，另外高飛着的，也飛過來攻擊，貝貝摔動牠的大尾巴，踢起一團霧般的灰塵，投奔入一床荊棘裏，但是蜜蜂仍拋摔不掉，牠們嗡嗡着，吼叫着，而貝貝也噴着氣，怒吼着

在牛蜂對門之前，營地裏的人也鼎沸了。伐木工人們從床上跳起來，正在卸農作物的農人持起叉子和圓鍬，隨着第一部車隊的費力踏到小米利面前大聲叫說：

「你有什麼權利來干涉我們？誰告訴你要放蜜蜂的？」

「那是我的事，」小米利不甘示弱，怒聲回叫說：「你的事是飼養貝貝，而不是毒殺貝貝。」

「什麼？」費力尖聲回叫，聲音中含着恐懼和憤怒，因爲秘密被發現了：「我要告訴你誰做誰的事！」說着一拳擊向小米利的腰際。

這一打，正是全體工人們所需要，所企盼的。

「小米利加油！」伐木工人叫，意圖正對着農夫。

「費力，再給他一拳！」農夫們的加油聲與伐木工人的聲音混合着。

有史以來沒有這樣高大的吼聲。瘋狂的吶喊聲，人們的打鬥聲，木棍折斷聲，鐵叉的碰撞聲，巨蜂的嗡嗡聲，貝貝狂野的怒吼聲—形成震耳欲聾的吵聲，木工和農夫們忘記他們是人類，打鬥後如同野獸；野獸忘記他們是動物，打得和人類一樣的激烈，血流遍地………。

當一陣松樹折斷聲響過，出現保羅巨大的身影時，一切都停止了。保羅只用平常說話的聲音問：

「這裏是怎麼回事呀？」

這句問聲響過，所有的人都溫馴地站立不動；貝貝低垂着頭，匐伏在地上，蜜蜂悄悄地飛回牠們的窩。

「事情怎麼發生的？誰先惹起的？」

有好一會兒沒有人說話。然後小米利才開口說：「都是我的錯，我想我該稍等一陣子，或者對費力客氣一點說話就好了，可是，當我發現他對貝貝有惡意的企圖時，我忍不住了，他想用有毒的防風草根毒死貝貝——」

「毒死貝貝！」保羅大爲震怒，生氣地說：「用有毒的防風草根！你做對了，小米利，完全對，我該感謝你，還有貝貝也該謝謝那些蜜蜂，至於那個流氓費力，我們讓他吃那些有毒的草根，吃掉每一根！最好現在就吃。費力，你聽到沒有？」

可是沒有人回答。因為保羅的大皮靴一出現，費力就不見踪影。有人說他跳進湖裏游水回伯明特去了；有些人說他跑到西部去，仍然在跑，沒有人希望他回來，也沒有人再提他的名字。

七、不可能的山

費力的陰謀失敗，害怕保羅責備，獨自消逝後，保羅決定放棄農場。他一直不喜歡農場那做不完的瑣碎工作，他龐大的身軀和活力充沛的精神對每件事情都要做大而且要快樂。但是，饑餓的伐木工人們的需要量，遠超過營地所能供給的。雖然許炳乾是準備許多食物來分配給大家吃，但總不能給他們滿足。保羅對衆多的食口憂慮數月，仍然束手無策。

初春的一個晚上，保羅做了一個夢。他曾經想到工人中有人說的一句話：「一塊地裏流出奶和蜂蜜。」

「不可能，也不合理，」他對自己說：「除非作夢，否則，絕不會有這種地方，世界上

什麼地方會有牛奶溪和蜂蜜溪呢？」

對這件事，他憂煩得睡入夢鄉時還喃喃地唸着，腦筋裏充滿這種夢想。因此，他夢見自己來到一個不知名的北方森林。那地方森林茂密，以致陽光都無法照射下來，那地方只能聽到寥寥無幾的動物聲，因爲那地方天寒地凍，動物不適宜居住。保羅的唯一依靠是指南針，但森林裏太暗了，要看針的方向也很難。這時候是保羅平生第一次覺得害怕，他非常疲倦，步履艱難，他想大叫，但叫不出來，他的嘴唇乾燥得說不出一句話來，甚至低低的話聲也發不出。他從沒有經驗過這樣飢渴，好像沒有水喝就會死去似的。

接着，夢幻變爲希望，保羅聽到樹林裏有一種微弱的疾走聲和輕細的舐食東西聲。一隻白色的銀鼠跑過他面前，開始在一條白色的細流喝水。保羅彎下腰，伏在細流上嘗了一口，那是牛奶——像牛奶一樣甜，也像蜂蜜一樣甜。保羅想：「我得跟住這條細流，找出它的泉源。」

夢做到這裏的時候，醒了。不過一整天，他的心神都被這件事情盤繞着，每當他舐舐嘴唇，總會有牛奶和蜂蜜味。

連續三個晚上，保羅都做同樣的夢，三次醒來，嘴上都有牛奶和蜂蜜的味。

第四天，他有了決定。

「照顧營地，小米利，我指派你爲領班，還有各位，好好照顧你們自己，我有件小事情要做，我得花幾天工夫去做。」

保羅便向看起來是最黑暗的森林部分走去，他沒有帶指南針，祇是無目的地漫遊，讓雙脚隨意地走。驀地，他的脚步停住，等了一會，希望有什麼事情發生，因爲眼前的景色與夢中的景色一樣。一會兒，保羅聽到樹葉中有輕微的疾走聲，那是一隻銀鼠，和夢境一樣，牠跑到他走的路前，開始喝一條白色細流的水，保羅彎下身來呷了一口，不錯，是牛奶，甜的牛奶，甜如蜂蜜。

保羅想：「我必須沿這個怪細流尋找過去，我必須找到泉源。」想着，邁開脚步，沿着過去。

這一次他不用醒來，因爲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心房因渴望而砰跳不止。當保羅向前走的時候，太陽光逐漸由枝椏和樹葉的細縫中滲入，最後是傾注進林子裏。那個小細流漸漸變

成小溪流，小溪流變成一條急流，而那條急流變成一條大河。

保羅知道，他已走出林子。

現在每一樣東西都清晰地呈在眼前，當他走過一大片廣闊的平原後，森林的陰鬱便被拋到身後。廣闊的平原上，沙子閃亮着光芒，因光芒太大太刺眼，所以保羅必須閉起眼睛，然後，保羅看出這刺眼光芒的來源了：光線是從聳入雲霄的高山所反射出來的，那座高山看起來像一大塊玻璃，可是當保羅走近一點看時，看見山上的沙土是由細小的水晶製成的——糖水晶。山上的大石頭是糖菓。

「那不是夢！」保羅敲破美味可口的大石頭，納入口袋，同時大喊說：「我要讓營地的工人們知道有這奇跡。」

大糖菓山——他們都這樣喊。

保羅把整個營地套在「藍牛」貝貝身上，全體人員沿乳白色的細流來到大糖菓山。當工人們看到耀眼的山峯時，全體齊聲歡呼，那時正是太陽下山的時候，玫瑰色的西天邊把大糖果山的頂巔渲染成玫瑰色。

「像雪上的一塊紅寶石。」小仙笛形容說，他是位會詩歌的歌者。

「像一盤冰淇淋，上面澆着草莓醬」肚子叫餓的小米利說。

工人們把他們的新營地紮在大糖菓山下，這是他們最快樂的家。他們這裏跑，那裏瞧，一直快樂，興奮不已，他們甚至編了一首歌來歌頌。先是小仙笛領頭唱，之後，全體加進去唱。他們的歌詞是：

美哉！大糖菓山，
偉哉！大糖菓山。
蘋果垂滿枝，
水晶照通宵，
羹湯不用做，
河裏自已來。
木材不用砍，
我們日日閑；

不愁吃來，不愁穿，
安安逸逸，樂無邊；
美哉！大糖菓山，
偉哉！大糖菓山。
烤肉送入嘴，
母雞下蛋來；
美果吃不盡，
香草做眠床。
時間兀自飛，
我們皆不管，
不愁吃來，不愁穿，
安安逸逸，樂無邊。

當然，事實不全像歌詞一樣，多少會有出入的，人們並沒有以香草爲眠床，也不是整天

閑着不工作，他們像平常一樣，仍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那歌詞只是反應出他們的心情，唱出他們的心聲而已。因爲在這世外桃源，他們總有新奇的事情發現，這使他們快樂，使他們興奮。

譬如，他們在發現檸檬的時候，頭一個發現的工人先嚐，發覺是苦的。

「它像酸菜一樣酸，」小騎師說：「它對硝皮革很合適，可是對我的胃就不合適了，我的胃不是皮革做的。」

「眞的不是嗎？」小米利大聲說：「那麼，你用什麼來保護你的胃？」

「不是在保護上，我的蛀牙也受不了酸呀，」小騎師說：「反正不要再找有害的食物就是了。」

「好了，」許炳乾說：「不要再鬥下去，讓我們去看看保羅怎麼說。」

但是，不需要去問保羅了，保羅早已嘗出那泉水有各種不同的味道，趁人們在議論紛紛的時候，他已開始往下掘，掘出來兩個泉源，一個是檸檬泉，他讓它單線流，另一個泉引向蜂蜜溪去。這樣一來，在最熱天的時候，工人們會有檸檬水喝，味道濃烈，沁人心脾。不然

就喝味美可口，開人脾胃的蜂蜜。保羅另外掘了一個洞，一直挖到噴泉。噴泉在冬天是很有用的，可供感冒的人飲用或洗澡。

從這個時候起，工人們再不缺乏甜食了。保羅把蜜溪的甜水用管子接進廚房，許炳乾一需要甜水用時，只要扭轉一下水龍頭，甜水就可以自己流出來。每當飯前飯後，工人們想咀嚼點什麼，他們就會走到楓樹下，採下楓葉來吃，因爲楓樹也都是甜如蜜。

保羅教許炳乾一個技巧。在暮春，當草霉開始成熟的時候，把麵粉撒在種草霉的園地上，春雨下降，把麵粉潤濕，接着夏陽一晒，陽光的熱力把麵粉烤熟，許炳乾剩下來的工作只是從地上把草霉鬆餅撿起來。

大糖菓山總是有許多攪打過的乳酪。離營地不遠的地方，牛奶河流越過尖頂岩石和鋸齒狀的大田，造成一個急流，這急流自己攪成乳酪。更遠一點的地方，保羅建築了一個水壩，急流在水壩口製奶油，冰涼的溪流使奶油保持新鮮和甜蜜，但是在溪流邊，有一個冒鹽的隙縫，這個鹽在人們想換口味的時候，便可利用。

當保羅聽到說有一個地方比大糖菓山更神奇的時候，一直想利用自然生產麵包。除此之外，因爲工人們大吃山上的天然食物，都漸漸長胖，他們越胖，也就越懶。在這種情況下，保羅不得不考慮換個環境，他知道什麼時候來做這件事才合適。

於是有一個晚上，當衆工人們都在營地裏呼呼大睡的時候，他把整個營地套在「藍牛」貝貝身上。等衆人醒來時，他們已到北德克達平原，在那裏，他們看到「站頭山」。

× × ×

「站頭山」位在一個荒野的鄉下，山上每件東西是都倒置的。

「眞奇怪，」費巴桑搔搔頭，迷惑地說：「連樹都是顛倒的，多古怪呀！」

「古怪！眞古怪！」小米利重覆說。「簡直是不可能。」

或許是眞不可能，但，事實卻呈在眼前，每一樣東西都與別地方反方向生長，山本身有五里高，山頂被土壤遮蓋着，山頂有三十里寬，四周圍繞着森林與溪流，樹倒生着，水也倒流着。

「站頭山」峻峭的斜坡使衆人困擾，他們沒有辦法照通常的方法上山。也沒有辦法走上山。可是保羅想出辦法來，他想到一隻長有兩長腳兩短腳的怪獸，那怪獸在下藍雪那個冬天

沒有被殺死的，那頭怪獸跑掉了，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把牠找回來。

「蓋世會知道牠在那裏，」蓋世是被保羅制服的那隻怪獸，保羅說：「這麼久以來，我一直把牠忘記了，但牠可不會忘記我才對，牠會樂意帶領我回舊營地去找那頭兩長脚兩短脚的怪獸。」

「蓋世」這隻兇猛如龍的怪獸現在變得非常溫馴，保羅爬上牠的背，牠才擺動一下身子，便像閃電一樣，一閃而逝，保羅還沒有喘兩口氣，他們就來到舊營地了。保羅下了地，不久便找到有凹凸不平的足痕，他知道那地上的痕跡是兩長脚兩短脚怪獸留下來的，於是，順着牠的脚跡尋去。在路上發現褐熊的屍體，褐熊是因肌寒交迫而死。保羅花了大約一個鐘頭，才找到褐熊的洞窩，並且在洞窩裏發現一窩小熊。

在山坡上，保羅總算找到他要找的兩長脚兩短脚的怪獸，牠是一種半鳥半獸的動物，過着山居生活，前面兩長脚適於爬山，後面兩短脚在山下支撐着。牠的容貌醜陋無比，任何動物看到都要退避三舍；牠的身長有十二呎，鋸齒狀互相盤繞的牙齒，牠的牙齒會把石頭磨成粉，彎曲的黃色長牙像矛，眼睛像毛氈子燒破的兩個大洞，長相眞是嚇人至極。

大出保羅意料之外的，當他在山邊遇見牠時，牠不是單獨一頭的「牠」，而是成羣的「牠們」了，牠們數以百計，自從下了那場藍雪之後牠們的長相變了。牠們不再長得那樣醜陋，性情也不像以前兇野，黃色的長牙和牛角差不多，不再蜷曲可怕，最奇怪的是，牠們成羣結隊的也正朝「站頭山」的方向去。

「讓我們把牠們圍起來，」保羅說：「讓我們把牠們整隊帶回營地。」

因爲那領頭的半鳥半獸曾經被小騎師用套繩制伏過，所以很快就像馬一樣被馴伏成坐騎了。那是一個多麼奇妙的景緻呀！每個伐木工人各騎上一匹怪獸，由怪獸利用牠們兩長兩短的脚爬上陡峭的山坡。

山頂上的樹木是全世界上最奇特的樹了，樹是由地底下湧起來的雨滋潤的，而不是太陽光。據說地底的水還是由中國來的，樹長得直直的，連樹枝都是直的，因爲樹根是尖的，所以他們不用砍，只稍用手拉，整棵樹便拉出地面。

住在這山上最麻煩的事莫過於如何保持斧頭的銳利了，他們只有等待。有一天有顆石頭滾落到山上來，每當有石頭滾來，伐木工人便拿着斧頭追過去，把斧頭壓在滾石上，直滾到

斧頭銳利為止。這給工人們足夠的運動時間，也變成是一種遊戲，他們也以此做為比賽，看誰跑得最快，斧頭磨得最利。

但是，保羅卻認為這樣浪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他發現一顆巨石，開始把巨石弄得平滑，然後又把巨石弄圓，削平，直到變成一個大圓盤，然後在中間磨一個方型的洞，用一塊木頭穿過洞，再裝上一個輪軸，讓工人們在需要磨斧頭的時候，轉動那個圓盤就可以了。計劃雖然擬定，可是他找不到一根適合的木頭穿在盤中的方洞。那時天色漸漸變黑，於是保羅決定留待第二天早晨再來完工。

那天晚上，吃過晚飯之後，保羅注意到小米利在舐嘴唇。

「今晚什麼事那麼快樂？」保羅問：「你經常是埋怨不夠吃，吃不飽，尤其是一頓大餐之後。」

「食物改善了，」小米利低沉地說：「尤其是乳酪。」

「什麼乳酪？」保羅問，因為他知道營地裏好久以來一直缺乏乳酪，人人都在想乳酪。

「一大塊平而圓的乳酪，」小米利說：「我在山頂上發現的。」

「你這笨蛋！」保羅大叫：「那不是乳酪，那是我一下午的工作成果，是我發明的磨石！」

八、保羅的狩獵

自從保羅和他的伐木工人們離開那些不可能有的「大糖菓山」和「站頭山」之後，人們仍不斷地談論這兩座山，偶而也有人主張循保羅所留的地圖去找尋「站頭山」和「大糖菓山」，但是，到頭來都成爲一種謠言和揑造的事實。此外還有一條「大洋葱河」也沒有人發現過。

「大洋葱河」是保羅和他的手下們離開山居後所居住的地方，這條河是許炳乾發現的。

那天，像往日一樣，整個營地由「藍牛」貝貝拖着走。許炳乾突然抬起頭來，深深地吸了口氣，大聲叫囂說：「嘔！」

「這是幹什麼？」保羅問：「你是不是想使我們全體顛覆？」

「不，」許炳乾說：「我剛才發現了一個最最理想的紮營地方，四周圍都是高大的樹木，腳底下還有條大河，伐木的路子井然有序，還有，嗅嗅空氣看！洋蔥味，不是嗎？野洋蔥的味道！」

「野洋蔥！」保羅重覆地說：「這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的？」

「我知道你會這樣說，」許炳乾說：「我知道如何應用野洋蔥，有些人喜歡紫羅蘭，玫瑰也不錯呀，至於我，我寧可聞洋蔥的味道，因為它有一種濃烈的味道，那種味道我最欣賞的了。」

「那又有什麼用呢？」保羅說：「我們不能依靠聞洋蔥味道來過生活呀！」

「可以的，你可以在我做的點心飯菜裏面聞到，」許炳乾說：「想像看，湯裏面沒有洋蔥是個什麼樣的味道！不是淡而無味嗎？而洋蔥呢，會使湯味美無窮，還有洋蔥營養好，會使你健康力壯！」

保羅大笑。

「是真的，我說，」許炳乾說：「洋蔥可以淨血強筋，增進食慾，生肌長肉，還可以⋯⋯。」

「好了，好了，」保羅說：「反正可以調味的，可以吃的，總會獲得衆人高興，使衆人開心。」

事實證明，衆伐木工人從沒有吃得這樣開心，工作得這樣起勁。野洋蔥對伐木工人們而言，是個新的調味品，也是新菜色。許炳乾總是做各色各樣的食物使衆人感到意外，使衆人的胃口大開，食慾大振，體力大增，此外，他還經常有獵獲物吃，他們所吃的肉食，都是用最佳方法來捕獲的。

那些日子裏，他們最喜歡談的莫過於保羅打獵的方法。當然，保羅做任何事情的方式都與衆不同，所以在打獵方面，他也採用與衆不同的方式。

那是獵鳥的好季節，可是工人們所捕到的鳥兒總是不夠吃。保羅對獵鳥可以說百發百中，可是鳥太多了，成千成萬的，保羅每一發子彈只能射中一隻，他覺得太浪費子彈，無論如何，得想出一個節省彈藥的辦法。

保羅注意到鳥兒總是排隊成列地飛行，通常成「V」字型，但是偶而成直線型，這給保羅一個主意，他在子彈尖鑽了一個洞，並且在洞穿一條線，堅靭如同風箏。一當鳥兒由「V」字型改飛直線型時，保羅就開槍，這樣一來，子彈便順直線型射過出，子彈飛過處，鳥兒便自然地穿進線裏，把打中的鳥兒繫在一起。保羅試開了一槍捕獲兩百隻，而保羅的工作除了開槍外就是等待檢拾串串的鳥兒了。那一天保羅把成串的鳥兒像項鍊一樣圍圈在頸子上，回到營地的時候，所有伐木工人都嚇得目瞪口呆，在保羅告訴他們，他是用什麼方法捕鳥時，人們便給保羅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一彈人」。

「一彈人」的綽號給保羅一個新主意，他決定打獵時，只用一顆子彈，這只是他的聰明，也是他的技巧。

保羅獵到兩百多隻鳥的那次以後，他又出去打獵。森林裏到處是肥肥胖胖的鳥兒，但是保羅並沒有去射擊牠們，他只挑選想打的。驀地，他發現有一大羣鳥兒棲息在一棵長針樅木的樹枝上，略略數了一下，一共三百三十隻。於是，舉起槍向樹枝尖端射過去，子彈順着樹枝過去，把樹幹劈開，成羣的鷓鴣鳥同時慘叫呻吟，振振翅膀，但是均不能移動，因爲牠們的脚趾均落入劈開的裂縫裏被夾住了，保羅一下子就擁有那麼多鳥兒——三百三十隻，只用一顆子彈。

隨着，又發生了幾樁事情。

正當保羅上前要把樹枝砍斷時，一根枝椏突然折斷，剛好掉落在樹下，不偏不倚地擊中一隻躲在樹下的鹿，鹿因驚恐而高跳，然後摔得僵硬硬的躺在地上。無巧不巧，牠的後脚踢到一隻大雄兔，這隻比野兔大兩倍的雄兔騰空而起，落在保羅兩眼之間，把保羅擊得頭昏眼花，雙脚失去重心，而跌進河裏。

當保羅在河裏泡了一會起來時，他的口袋居然裝滿魚兒。

因此，一顆子彈，保羅打到三百三十隻鳥，一頭五百磅的鹿，一隻大雄兔，還有衆人吃不完的魚。

但是最令人經常樂道的莫過於獵麋鹿的事了。

那一次是應哲南和保羅去打的，因爲是親眼目睹，也就使他更樂於講述，他每次說都是一樣，絕沒有出入，每次講也沒有人覺得不喜歡聽。

「說到那次打麋鹿的事，」應哲南總是這樣開始敍述：「讓我先描繪一下牠的長相。牠的名字叫『森林之怪』，牠的角有三十呎，頭低下來的時候，看起來如同一對樹根，牠的眼睛像一對紅色的燈籠，當牠的龐大的身軀穿過森林時，就如同一座山在移動一樣。

「這天，我和保羅開始到處尋找牠，我們先遇見一對在打架的野貓，但是我們讓牠們各自打去，沒有驚擾牠們，那兩隻野貓打個平手，我們看着牠們一直打到山上就不見了，再也沒有看到牠們下山來。

「一路上，我們遇見許多的動物，可是保羅卻沒有興趣打，他一心想找那頭叫『森林之怪』的麋鹿，遇到牠，他才肯把身上唯一的子彈打出去，保羅打獵總是帶一顆子彈。兩條十呎長的長尾蛇曾向他攻擊，但保羅一躍過去，摔動牠們，把兩條蛇的頭綁在一起，讓牠們互相啃噬對方，直到死亡。

「那天，弄完蛇之後，才發現大雄麋鹿，那頭『森林之怪』，不錯，正是牠，牠正站在一處很高很高的懸崖上，因為是站在懸崖上，所以要打中牠，又不落下懸崖是很難的事。

「我們想了一會，保羅很快就想出來，他打出那顆唯一的子彈，然後盡速的跑到獵物前，以免牠掉落。好了，就是因為他跑得太快了，反而比子彈先到麋鹿那裏，還得急速彎身低頭讓子彈過去。他跑得太快太近了，差點殺死自己。

「可是，保羅還是獵到那頭麋鹿，那頭麋鹿不是殺死的，因為子彈根本沒有射中牠，牠只是站在那兒，低着頭，一動不動，牠是死了，嚇死的。」

× × ×

在洋蔥河時，最大的事情是獵熊，那裏的熊的確大，比在落磯山的大褐熊還大，相較之下，褐熊就像是孩子們的玩具熊。

現在天氣又變冷了，風開始吹掉樹葉，暮秋的天氣使人四肢生涼，寒冷澈骨，很有寒冬的意味。

「是獵熊的時候，」保羅大聲說：「下星期日吃熊肉大餐！」

工人不必要保羅說第二次，便紛紛拿出他們的火藥出來，擦拭他們的槍支，磨利他們的斧頭，然後出發。每個人都走出他們的營地，連同廚師許炳乾也出去。保羅一路領先，緊跟着他的是神槍手葛得遜，他的神槍手綽號是因為射技與保羅一樣好而得的。大部份的人都徒

步，小騎師一人騎馬，神槍手騎熊，這是全世界唯一供人騎的熊，是葛得遜在一個陷坑裏找到的。他馴服那頭熊，甚至教牠三種不同的走路步法——慢步行，慢步小跑，快步跑，並且給牠命名爲「少校」。

「少校」本身也很聰明，葛得遜把牠當是一匹心愛的小馬，可是一當狩獵開始時，葛得遜便從熊背上下來，「少校」便像一隻大狗一樣東跑西跑，跟着到處追野獸，牠並且還會把野獸趕到容易被他主人射擊的地方，他們一人一熊可以說是一對打獵能手。

這一次所要追擊的獵物比往日多，除了一羣狂奔的麋鹿外，還有一整家族的熊，數目約在數百，人獸爭鬥得非常激烈、野蠻。

葛得遜跳上「少校」的背，站在保羅旁邊，邊上子彈，邊開槍，快如閃電，羣熊呻吟着，怒吼着，人聲沸騰，斧頭劈拍，來福槍聲隆隆，聲音震耳欲聾。

半小時過去了，四周突然平靜。因爲平靜得太突然，以致使人有世界上一切都停頓的感覺，而地面上遍地是熊屍。

「好極了，」保羅說：「我想我們星期日的大餐夠吃了。」

當許炳乾和廚房的幫手們在切碎熊肉時，衆工人們呼叫着，歡呼着。

那天，當葛得遜跳上「少校」的背上騎回家時，他注意到「少校」並沒有平日溫馴和好處。

「少校，你怎麼啦？」葛得遜拍拍牠的背說：「這場打鬥使你不愉快嗎？好了，好了，平靜下來吧，打鬥已經過去，我的好伙伴，平靜點，」可是那頭熊一反往常，一會兒踢，一會兒跳，就是不肯安靜。葛得遜沒有辦法，半路就溜下熊背讓牠休息，因爲他發現「少校」完全變了。在紊亂中「少校」失踪，葛得遜以後騎回家的是另一頭野熊。

伐木工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星期日那頓盛餐。那天，許炳乾另外雇了幾位幫手來準備那頓大餐，燉的、煮的、烘的、炸的、還有塗油烤的，自從有營地以來，他們還沒有這樣爲吃忙碌過，也沒有過這樣好聞的氣味，這樣誘人食慾的食物，也從沒有過這樣看來令人垂涎的肉湯和炸脆的食物。大宴會的前一天晚上，工人們都睡不着，他們躺在棚屋下，嗅着由廚房裏飄來誘人的香味，做着快樂的大餐夢。

星期天中午還沒有到之前，工人們便聚集在餐廳前面，從窗口嗅着，逛着，窺着。中午

一到，大獅子壺放出十二響時，餐廳門洞然大開，出現穿着特白圍裙的許炳乾，衆人讚頌地呼叫着，呼叫的聲音好似凱旋歸來的戰士們看到擺在面前的澡缸和肥皂一樣。當他們嘗了一口後，呼叫聲就變成一種豪飲聲，那聲音好比春天成千溪流的汨汨聲。

那天，許炳乾做了不少菜。一道令人開胃的湯之後，是大盤的烤鳥，鳥旁擺放着小炮般大的麵糰，每人前面還有一碗鳥肉湯，在下一道菜未上之前，工人們把所有的菜都吃得一乾二淨。

再下一道的菜是排骨，每一種排骨都有，有小牛排、大牛排、鹿排、羊排、麋鹿排、水牛排，擺在這些上面的是大片的發嘶嘶的熊排。還有一種氣味醇厚神秘的排骨，並且是用鹽醃過的，沒有人認得出來是甚麼動物的排骨，可是有人說那是鯨魚排，是保羅從海邊拖回來的。

接着是成堆的火腿，馬鈴薯和白菜，工人們不再有人說話了，他們幾乎是停着呼吸吃東西，每個人都把吃當做是正經事。他們吃着熊腰和鹿腰，鹿湯、烤麋、野火鷄、以及加調味品的醃肉……。再接着還有點心，櫻桃餅、草莓餅、蘋果餅、桃子餅、檸檬餅、巧克力餅、甜薯餅和南瓜餅……。

工人們吃着，不停地吃着，現在除了咀嚼外，甚麼聲音也沒有了。

每當一個空盤子被收走之後，另一個裝滿食物的盤子便急急地送上來，一加侖一加侖的咖啡緊跟上來。

最後，當人們蹣跚地離開餐桌時，他們的脚步都是沉重地搖擺着，顚顚躓躓地回到他們的棚屋，倒頭睡得如同被痲醉一樣的沉。

× × ×

晚餐到來時，餐廳沒有一個工人出現，許炳乾把鐘敲了又敲，可是只有鐘聲的迴響。

許炳乾敲了半個小時，接着又是半個小時，還是沒有人來餐廳。

他提高嗓子大喊：「來呀來呀，吃飯了！」

但是還是沒有人來，連那個總是喊餓的小米利也沒有出現。

許炳乾脫掉圍裙，滿意地笑起來，因爲這表示中午的宴會成功了，不是嗎？吃一頓，飽了好幾頓。

九、保羅與斐比利

保羅領導整個伐木工人的營地，衆工人都是心服口服。

有一次，有一個叫海力士的人向保羅挑戰，他對保羅不滿，他要反叛，倆人一場爭鬭之後，海力士終於俯首稱臣，承認保羅是森林裏的頭子。只有一次，有一個叫斐比利的來加入工人行列時，保羅才遇到一位眞正的對手。

斐比利生長在德州一個偏僻荒遠的小木屋裏，當他是小孩子的時候，他父親耕田的馬死了，他們又沒有錢買馬。

「爸，爲甚麼不把馬具套在我身上呢？」小比利問。

「你？」他父親大笑說：「你會犂出好田來？」

「等着看嘛，」正在學說話的小比利說：「我不用拴繩子，也不用鞭子趕。」

比利的父親爲了開兒子的玩笑，眞的把馬具套在比利的身上，同時輕輕地牽着繮繩。小比利走進田裏，像馬一樣拖着犂耕田，並且犂得又直又漂亮。突然，有一樣白色的東西飛到地面，小比利一看到那白色的東西，忘記自己是人，踢踢抛抛，叫喚那白色東西，然後輕輕地咬了咬它，接着，飛也似地跑開了。

「嗨，你不要逃跑呀！」他父親大叫，再一次爽朗地大笑：「你以爲你長四條腿啦？回來吧！」

可是小比利怎麼也不肯停止，他一直跑，直到斐字河，當他喝了冰涼的河水，才清醒過來，記得自己是個孩子，而不是馬。

「假如是河水使你清醒的話，嗯，我想，我想最好還是認爲是這樣。現在，兒子，」父親咯咯笑說：「你說甚麼東西把你嚇得飛跑了？」

他們父子一起回到田裏，父親從地上檢起那白色的東西，原來它是一張報紙。

「是報紙呀！」小比利說：「我認爲這地方是我們的，我奇怪那兒來的報紙？我必須去看看，報紙是從那兒來的？」說着，橫過田野，向他認爲要走的方向走去。

一星期後，他回到小木屋。

「我們正在收拾行李，」父親說：「我們有親戚住在離這裏走路要走三天的地方，我們這一州人口越來越密集，我們要到西部去開荒。」

於是，他們便向西部出發，一路靠着草莓，捕魚，射鷓鴣鳥爲生。

「不要到處亂跑，不然你會迷失，附近多的是野獸，」父親警告他說：「你這一點大，只夠獅子一口。」

有一天晚上，小比利睡不着，他看見森林中有亮光在閃耀，那亮光有金黃色的，有桔黃色的，這裏動，那裏幌，來來去去，不發任何聲響。他很好奇，心裏也不害怕，靜悄悄地朝亮光處走去，亮光退後，他尾隨着跟進，亮光閃爍不定，像是要飄逝一樣，不久潛入水中。小比利跟着潛入，同時抵達一個軟土的地方，那地方有一種嗅起來怪異，叫人不舒服的氣味。他摸到一樣東西，那東西熱熱的，軟軟的，然後，也有東西在摸他——用鼻子摩擦他的臉

腮，輕柔地嗅他的手，接着，小比利明白，自己身在野狼的洞裏。但是他這時很疲倦，打一下哈欠，便呼呼入睡。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和五隻小狼躺在一起，母狼正站在他的身邊。

半年之後，他已長得和任何一頭野狼一樣的野，一樣的兇。他是一頭狼了，至少他自己認爲是一頭狼，他亂跑亂叫的到處嬉遊，和狗兒打架。當月亮上升的時候，他也嘷叫，母狼教他如何躲藏，如何獵取小動物，如何才能追上兔子。他忘記自己曾住在房子裏，穿衣服，吃煮熟的食物。

小比利的父親在找不到兒子的蹤跡時，認爲孩子是被人綁票了，傷心地繼續向西行，心中仍然沒有放棄尋找兒子的念頭。

幾年以後，當斐比利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天，他正跑過一簇綠色灌木林時，突然覺得有東西揮過來，套圈住他的頸子，那東西套得太緊使他有窒息的感覺。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地上，一隻手握一條繩子的牛仔正看着他。

「你是野貓還是響尾蛇？」那位牛仔問。

比利眨眨眼，半坐起身子，咕嚕一陣，接着人類說話的能力回到他的舌尖。他說：

「我是一頭狼。」

「狼！」那位牛仔大笑說：「沒有尾巴的狼！會說話的狼？」

「假如我不是狼，那我是甚麼呢？」

「這正是你找答案的時候，」牛仔說：「你是一個人，至少，你不久將是一個人，所以你最好和我一道回去，看看人是甚麼樣的。」

比利蹣跚地走在那位牛仔的身邊，向西部進發，直走到一個全是牛仔的大農場。當比利隨那位牛仔進入棚屋時，農場所有的工人都驚訝得目瞪口呆。因爲比利全身赤裸裸的，一雙軟弱的大肉腳，頭髮像馬鬃，他進入棚屋時還皺鼻子嗅嗅空氣的氣味，喉嚨裏做出怪異的聲音。

在他二十歲不到時，比利便是那一帶所有牧場中最高大的人，他精通每樣牛仔的技術，同時也沒有忘記和狼學的那一套技巧，他學得多，懂得多，憑着本能，甚麼都比人家强。他和牛仔們一道進食，一道談笑，他會用套索套牡牛，很努力的圍捕牛羣，在牧童競技會上贏

得獎品。然而有一件事他學不會——睡床。

有一天，他騎馬沿一個高峻的絕壁而走，手中抓着一條活生生的蛇當作馬鞭，馬兒被一顆落石擊中突然顛躓了。比利抬頭一看，看到山的一部分逐漸在下塌，那是山崩！比利及時從馬鞍上跳下來。路崩潰粉碎了，拔倒一棵樹根很深的樹，比利眼看着他那匹可憐的馬從絕壁摔了下去，落在灰塵瀰漫，碎石噼啪嘩喇聲中。

接着，一陣黑色的風捲起，把樹連根從絕壁拔起。

「那是旋風！」比利自言自語說：「現在我只有一件事做，我必須騎上它。」

他捉住旋風，騎上旋風的背上，把他的馬釘刺在旋風的腰際，於是旋風跑跳起來，尖叫着，扭曲着，可是沒有把他從背上摔下來。他一直控制住它，讓旋風本身由旋風逐漸減弱，變成大風，然後變成硬風、微風，最後終於變成一道柔和的風。然後，旋風長歎一聲，讓比利躺在一塊柔軟的草地上。

但他現在還沒有脫離危險，因爲站在他面前是一頭兇猛的山獅子，獅子正怒吼着，咧着醜陋的牙齒。

「我怎麼辦？」比利想：「我是不是要冒險伸手扼牠的喉嚨，把牠翻倒？我要扭住牠的脖子一直到斷裂？不，假如我能騎上旋風，我應該也能夠處理一頭山獅。」

想着，他越前跳上獅背，經過一場短促而激烈的扭打，格鬥，最後他才牢牢穩穩地坐在獅背上。

「別跳得令人頭昏腦脹吧，」斐比利用大聲的吶喊說：「嗚呼，我是個最會吼叫吶喊的人！」他愉快地叫着，踢刺馬釘，揮動手中的響尾蛇，呼叫聲在獅子耳邊不停地響着：「我騎過旋風，給狂風當頭棒，趕回一里外！我敢正眼看太陽，把打在背上的閃電驅回！我跑得快，跳得高，潛得深，普通人耽不住的地方我會躭得久，活得久。我能駕馭地震，還有噴泉也聽我的。」

那頭山獅從沒有聽過像他這樣大聲的叫喊聲，嚇得不再掙扎，也不想再和比利摔角，牠只想逃跑，不論逃到那裏都好，永不停止。

就這樣，斐比利騎着山獅，手中揮動響尾蛇，嘴叫得像狼嗥地來到保羅的營地。

「陌生人，」保羅說：「你來得多突然，又多快，你從那兒來？準備到那兒去？」

通常比利會鎮靜地說話，很文明地回答，但因爲身上有旋風攀住，所以他不同了，他想壓低聲音也不行，因此吼叫說：

「我是從北狄克達北部和南極的南部來的，我又是從一個鄉下來的。在那個鄉下的孩子們梳頭用松枝梳頭，男人們用針樅枝刷鬍子，至於我要到那裏去，我，還沒有決定呢。也許繼續旅行，也許留下來，也許這地方需要一個好頭子。」

「也許是需要，」保羅說：「也許已經有頭子了，不過，假如你認爲你可以做得更好，那麼你就得證明出來。」

比利從山獅的背上跳下來，山獅立刻像一道被嚇壞的影子潛逃了。比利把身上的東西和響尾蛇綁在一起，然後採取一個打鬥的位置。隨着保羅抱住比利的腰部，立刻，響起一陣隆隆雷聲，打鬥開始了。地面顫抖了，建築物震動了，工人們都從棚屋裏跑出來，他們不知道外面出了甚麼事，也很難說出了甚麼事，有一刻，比利像是佔上風，他響尾蛇鞭揮得呼呼響，嘴裏的喊聲像狂風的呼嘯，下一刻保羅龐大的身軀鑽進旋風裏，空氣中充滿肅殺之氣，此起彼落，還有旋轉着的石頭。

這場戰鬥持續了數小時，吵聲震耳欲聾，人聲和動物聲混合成一片高昂的吼聲，「藍牛貝貝」高聲哞得如同一頭大象，漫天的灰塵，濃厚得工人們看不清站在面前的人，灰塵吸進他們的喉嚨，以致好幾星期後，他們所嘗的味道也都是灰塵的味道。漫漫長夜仍然陷在混亂狂烈的打鬥中。

天亮時，有陣像火山爆發樣的震動，然後，一切靜寂。

在微弱的燈光下，工人們看到兩個英雄。他們平臥在地上，一動不動，他們龐大的身軀像是要把整個地都蓋住了。一直到許炳乾敲鐘吃早飯時，兩人才翻動身子。保羅先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連同附近幾棵松樹也拔了起來；接着是比利，比利醒過來時，渾身搖動一陣，試試有沒有骨頭掉落或折斷，他搖的樣子很像一頭牧羊犬。

「好了，陌生人，」保羅說：「我們這裏眞是了不起的一夥，你是唯一我潘保羅較量過的，不過，我一直不知道你從那兒來，你是誰，不過，這些都沒有多大關係，至於你要到那兒去，我希望你不要到那兒去了，我很歡迎你在這裏住。」

「謝謝你的好意，」比利說：「但我不知道留在這裏要做些甚麼？」

「這裏有許多事情要做，也有許多娛樂，」保羅說：「尤其是像你這樣的人，這裏人手多，我經常不在家，沒有太多時間使他們守秩序，有你在的話，我出去找好地方落脚時，你就可以接替我的工作，由你做領班。」

「那是個好工作，」斐比利說：「假使我不是一個四海爲家，到處遊蕩的人，那我一定接受這個職位，並且謝謝你的雅意；可是，我脚還是癢癢的，我還想到處旅行。我小時候便和父親失去聯絡，我現在還想去尋找父親，也許我可以找到他，也許找不到，不過，我還是要找，一直向西邊去找。」

「現在你想怎樣旅行？」保羅問：「走路嗎？」

「哦，」比利咧嘴笑說：「我可以再找一隻山獅來騎。」

「好吧，」保羅說：「今天上午不要找，許炳乾已經等我們吃飯，等得不耐煩了。」

說着，兩人攜手走向餐室。

× × ×

天色已近黃昏，灰暗而寒冷。一整天到現在保羅和他的狗甚麼也沒有獵到，不要說獵到東西，連小動物也沒有看見一隻。正當他們要轉身回去的時候，一陣怪異的聲音使他們停住脚步，那聲音是由低喃，嚎哭、咪叫和呻吟四種聲音匯成的。

「走吧！許多，」保羅說：「我們去偵察看看，可能，我們不用空着手回去。」

保羅雙手撇開樹木，「許多」領先衝去，他們發現在一簇濃密的松樹枝上，蹲着一隻「史必靈猫」，在保羅沒來得及瞄準之前，便聽到一聲猛烈的嘶叫，接着一跳，便看見「許多」和那頭猫又叫又跳的滾打在一起。

保羅無助地站在那裏，「許多」似乎並不佔上風，可是保羅又不知怎樣幫牠才好。天色黑得很快，保羅也看不清狗與猫在做甚麼，只看到旋轉的一團，當中夾雜着尖叫與怒吼。

「咬住牠，」保羅大叫：「咬住牠，快點！」

就在那個時候，保羅看見猫從「許多」的牙齒下逃脫，並且快過一頭猫的眨眼，就在這時，保羅揮動手中的斧頭。可是保羅沒有注意到「許多」跳着去追那頭「史必靈猫」，他的斧頭一落，兩隻動物各被劈成兩半。

那時的氣氛很可怕，大地已是一片漆黑，寒冷而空洞，保羅踱踱一會兒，然後深深地吸

了一口氣，彎腰伸手到地面上去檢起兩隻都被劈成兩半的動物，保羅在看不見甚麼的情況下，把成半的兩片合在一起。

「也許這樣合起來沒有甚麼好處，」他自己暗想：「也許牠們會因流血過多而死，不過，我還是要給牠們機會。」

回到營地，他才看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是把「許多」被劈開的兩半又合起來了，狗仍然還是活着，但是在黑暗中，保羅把「許多」合拼錯了，「許多」的兩隻腿往上翹，兩隻腿向下垂。

最初保羅很是失望，但並沒有痛苦太久，因為天還沒有亮，「許多」就能吠叫，能舐保羅的手，哀叫着要吃，不久，牠又能到處跑動了，雖然牠跑的方式很是古怪。牠先用前兩隻腿跑，一直跑到疲倦了，再換後兩隻腿跑，也就是說有兩隻腿在跑動的時候，另兩隻腿便在休息，這樣反而使「許多」變成比以前更好的獵犬，因為牠從不覺得疲倦，不論在森林裏或森林外，都能比任何動物跑得快，追得過。

至於那頭「史必靈貓」經過保羅的手術後，比以前更令人驚奇，因為當保羅把牠劈開的身體合併，恢復健康後，「史必靈貓」的野蠻性消失了。

「或許，」最懂得動物的小騎師說：「牠的膽汁流出來後，牠的兇殘性就消失了。」

「也許，」小米利說：「你把牠怪獸的毒氣嚇掉，牠不懂得怎樣野了。」

「你們兩個可能都對，」保羅說：「但也許這樣才受歡迎呢。」

不論是甚麼原因，反正，保羅又得到一頭寵物了。他使得「史必靈貓」變成一頭完全新的動物，牠既溫馴又可愛，再不尖叫或怒吼，也不再和「許多」打架，相反的，牠和以前為敵的做朋友，和牠們同吃同喝。

瞧瞧下面這個景緻多有趣，又多美麗：「許多」伸長四肢睡在保羅腳邊，那睡態就像一頭忠貞不阿的狗。「史必靈貓」睡在火爐前，牠不再記得黑森林中的決鬥，只夢見天堂。一隻貓的天堂是在雲彩驅趕下一碗碗的乳酪，和帶着翅膀的肥老鼠，老鼠正懶洋洋地逃開。

沒有東西來打擾這個家庭樂園，只有營地裏人們的呼吸聲，在和風吹拂下松葉的掉落聲，偶而夾雜着「藍牛」貝貝滿足的低哞聲。

「呵！」保羅快樂地打着呵欠，感歎說：「這就是生活，這——」他閉着眼睛說：「這

就是家——就是日子，就是……。」

然而，在沒有想到要再說甚麼之前，他就睡着了。

十、保羅的求愛時期

沒有人能夠把所有有關巨人潘保羅的故事收集在一本書裏，每一個說故事的人總會加上一兩則他自己杜撰的故事，每一個旅客總會在伐木工人的營地附近聽到一些新奇的事情，於是，故事就到處流傳了。廣大平原的一草一木，秋季裏燃燒落葉的一絲煙，當地居民營火的一點點星火，都會使人們有聯想，增加記憶。

保羅的經歷是沒有完結的，尤其是他遇見了那些野蠻兇暴動物的事，但最最傳奇的傳說故事是，保羅和一個女人的事。

那一陣子是保羅少有的懶散日子，他無目的地的到處遊蕩了幾個小時，沒有注意到自己

蕩到多遠的地方去。有一天下午，將近黃昏的時候，他抬頭一望，發現自己來到一個從沒有來過的世界。遠遠的，他聽到有瀑布聲，接着，突然聽到附近有一聲長長的尖叫。

「那種尖叫聲，我從沒有聽過，」保羅沉思：「那聲音對野貓來說太野了，對熊而言呢，又太高了，那聲音像是幾年前曾經聽過的，像是在求救。」

不錯，正是婦人的聲音，正在哀叫求救。那聲音叫說：「我妹妹！」

接着那聲音，出現一個人影。

保羅看見一個個子高大，滿臉驚慌的女孩子向他跑來，她的雙手高高地舉着，她的頭髮迎風飄散着。

「你妹妹怎麼啦？」保羅問。

「她掉進河裏去了。」那女孩子下氣接不到上氣地說。

「她現在在哪裏？」保羅問。

「哦，別儘站着問話，」那女孩子急着跺腳說：「快一點走吧，假如你不快一點的話，她就要流過瀑布了。」

他們開始向前跑。女孩子邊喘着氣邊說：「她在上流大約五里的地方落水，我伸手要去拉她，可是一陣急流把她沖走，我只好跑到這裏來救她。可是這一帶河太深，兩岸又高，並且瀑布就在附近──。」

「不要焦急，」保羅說：「我來把河岸弄低，把河水引出來，瞧着。」

立刻，保羅就着手去做。他利用他的一雙大手當是鏟子，把石頭、木頭、大石頭以及大塊大塊的泥土抛進河裏。不久，他便築成一個堤壩，河水就高到和他們站的地方平齊，不久，妹妹被水沖來了，保羅以快如閃電的方式把那女孩的妹妹拉出水面。那女孩站在那裏，渾身濕淋淋的，滿臉憂愁。半晌，她才微笑，這微笑吸引了他。

保羅以前從沒有看過一個像她這樣的人──她的個子和保羅差不多，高高的，但肩膀沒有保羅那麼寬大有力。她身材挺直，結實，皮膚呈褐色，像暮秋橡樹的顏色，可是她的微笑很令保羅着迷，那微笑是年輕與老年，勇敢與膽怯的混合，那些使他記起已忘卻許久的東西：害羞和溫柔。她的眼睛像是森林中小鹿溫柔的眼睛，黑亮亮得像白天樹影下的池塘，她的聲音像清晨畫眉鳥的啾叫，她的身上吐出早春誘人的氣息。整個的她對保羅來說是天造地設

的，雖然對別人來說是太大了些。

保羅繼續注視着她，在開口說話之前，先嚥吞了兩次口水，他也不知道為甚麼，自己說話竟然會發抖。

「你叫甚麼名字？」保羅問。

「海蒂，」女孩說，「你呢？」

「保羅，」他訥訥地說：「潘保羅。」

「多好聽的名字，聽起來就像你的人一樣，」海蒂說到這裏有點害羞，可是仍然勇敢地看着他，又說：「我眞是個幸運的女孩子。」

她姐姐在旁邊大笑說：「海蒂是你的了。她平常是不大說話的，但是她說那句話就表示她心裏要說的話，每當她心裏想要達到某一件事情，甚至只是個名字，她也會達到那目的的。」

× × × ×

海蒂是達到目的的了，因為那次偶然邂逅之後的一個星期，保羅便和海蒂結婚了。他們的結合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對，看到他們的人總是說他們是天作之合，天造地設。新娘的裙子是用十二條毯子縫製起來的，上衣是兩桅帆船的主帆布做成。結婚禮服是十六隻熊的皮做的毛皮外套，鷹窩做帽子，豹子的尾巴當羽毛。結婚那天，她不但自己親自下廚房，自己弄早餐吃，而且還帶了一頭公鹿和一羣小鹿來。這些是她追趕了五里路來的。據說，她所以會做這些事情，是因為她十六歲的時候，曾經和天上的雷公決鬥，那次她把霹靂擊碎了，並且把片片的霹靂送給軍隊做彈藥，這種傳說可能過份的誇大其詞，因為保羅的妻子是位很溫柔的婦人，單純而愛家。

許炳乾仍繼續給衆工人燒飯做菜，他從不允許任何婦人出現在他的廚房裏，甚至保羅太太也不允許。可是保羅太太常做些特別的菜來使保羅高興，使保羅增進食慾，她拿手的食物之一是「軟鼻薄餅」。要做這種餅必須有一種很軟的蛋來做，她試了鴿蛋，鵪鶉蛋和斑鳩蛋，但它們都不夠軟，味道也不夠鮮美，所以她自己採了蕃茄葉，和一種能產生乳狀汁的植物相交配然後種在蛋殼上，這就是她發明的「茄子」，從這種菜上可以長出圓軟而白的蛋來。不久這種植物滋生得滿地都是，而且越長越大，她非常高興，便教許炳乾如何做這種所謂的

「軟鼻薄餅」。

今日這種所謂的能生蛋的「茄子」已不見了，不過，人們為了紀念保羅太太，仍然把生紫色的茄子，叫「茄子」。

保羅太太不僅僅是個家庭主婦，她還喜歡和保羅一起工作，一起去郊野散步，和蹲留在營地裏，或者一起做欄杆。

有一次，營地的工人們舉行一次做欄杆比賽，工人們都拿出他們最好的斧頭來磨光，光亮得可以照人；然後抓蒼蠅來劈成兩半，看看究竟利不利。正當他們開始比賽的時候，保羅太太也參加了。斧頭開始揮動，木頭很快堆高。

那天黃昏，小米利劈了五百根欄杆，但他工作時間中曾停下來休息吃東西，因為他從不記得自己甚麼時候才吃過飯，總是覺得餓，他一直怕餓死。

小騎師和小仙笛劈了六百多根，但是他們不是最好的伐木工人，因為他們常常邊伐木邊唱牛仔們愛唱的老歌曲。

費巴桑和應哲南倆人邊砍邊數，看誰的多，誰贏。

「應哲南，七百六十五根，」保羅宣布說：「費巴桑，七百九十根，因此，我要把獎品頒給——」

「等一等，保羅，」他太太說：「你不準備看看我的嗎？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女性，可是我也可以揮斧頭呀！」

保羅花了比他預料中更長的時間去數，最後，保羅抬起頭來，高興地說：「潘許海蒂，我真驕傲有妳這樣的太太，妳贏了，妳砍了一千三百六十五根！我想這是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

「好啊！」眾人歡呼。

接着，眾人發現一樁怪事，保羅太太手中的斧頭不見了，只有一根斧柄，經過檢查之後，那個銳利的斧頭早在上午砍第一根木頭時就嵌進木頭裏，末後一千三百六十四根，都是用斧柄砍的。

「呼！」小米利吹口哨。

「呼！」另一個比賽者呼應。

現在，他們是不讓婦女們那樣工作的。

保羅聽說在遙遠的西部有巨大的樺樹、杉樹和松樹，那些大樹會使目前的松樹看起來像是細而瘦的樹叢。保羅對任何事情決不會考慮太久，他是一個做事果決而徹底的人。所以有一天早晨吃過早飯之後，工人們才要出去工作的時候，他宣佈說：

「各位，我們又準備遷營地了，我們要出發到有世界上最高樹木的地方去，我們要到西海岸，那裏是伐木人的天堂，我們要到華盛頓，常綠州，俄勒岡，陽光州去，所以，收拾你們的行李，準備離開這裏，明天就出發。」

整個營地的所有物，工人、工具、棚屋、廚房，再次套在貝貝身上，向西進發。保羅和他太太走在最前頭，天氣非常晴朗，天空萬里無雲，工人們引頸高歌，忘記時間的飛逝。

他們向西進發，越過有朝一日會建造成大都市的平原，跨過尚未命名的河流；穿過野獸結羣的森林，那些野獸他們並不認識，並不懂得都是人類的敵人，都無所謂地從旁邊過去。保羅一手握着他的斧頭，肩膀扛帶着伐木工人的工具，那工具是一種有鐵尖和活動鐵鈎的槓桿。

隨着日子消逝，工人們的心裏越急着抵達他們的目的地，而保羅因為腦筋裏想着新營地的事，竟然變得粗心大意。他把斧頭扛在肩膀上，把另一隻有鐵鈎的工具放在地上拖，尖銳的鐵鈎深深地劃入地面，在他發覺的時候，鐵鈎已經在岩石間劃了一條長而彎曲的深痕，而這深溝般的劃痕永遠沒有塡補過來，數以里計深以百計的深痕，變成所謂「保羅的劃痕」，這劃痕今日仍然留在地圖上，但名字已經改變了，今日美國人喊它：「大峽谷」。

接着，可以說沒有路了。森林深處沒有路可通行，人們要走都得選邊路走，甚至貓兒要走，也得摒着呼吸，走森林中樹木較稀少的地方走。有些時候地上甚麼都沒有，只有一處處的沼池，有些沼澤太稀爛了，而且爛泥深到腰部，對這點，保羅可以修整它，想出改善辦法。他總是一馬當先，在整個隊伍的前面，邊走邊揮動他的斧頭，把阻路的樹林砍倒，開出一條人可通行的路來，再利用這些木頭來塡沼澤地，然後從木頭上橫跨過去。貝貝和整隊的工人就越過這些，當年的木頭像現在的高級公路一樣。

有時候他們遇到一條又寬又深的河，既不能跳越過去，又不能涉水過去。在這種情況下，保羅也不會被難倒，他會到處戡察搜尋，看看有沒有巨大的杉樹，七十或八十呎高，十二

英尺寬，然後用斧頭把巨杉劈成兩半，再把兩半併起來，做成一條二十四英尺寬的橋，只要橋做好，只要在兩端壓着兩塊大岩石，這樣整個隊伍的人或物都可以過去，連脚趾也不用沾濕。

「這樣，我們以後再不用爲橋樑擔心了。」保羅太太說。

「我希望甚麼都不用擔心。」保羅英雄地說。

可是當他們出了森林，上了平原時，他們又遇上麻煩了。

天空一片蔚藍，可以說是晴空萬里，但天氣悶熱，前面一望無際的平原，工人們都喊口渴，可是一點水的影子也沒有，工人們開始埋怨，喊渴。突然，天際出現一團陰影，陰霾變成一團潮濕的霧氣，這團霧氣越來越濃厚，擋住了陽光，使大地頓時變得黑暗，人們伸手不見五指。

「一定是我的眼睛有毛病，」小米利說：「我的眼睛快要瞎了。」

「也許是上了年紀了。」許炳乾說。

「也許是大氣的關係，」應哲南說，他比起別人來算是較有科學頭腦：「冷與熱極端地改變下，再加上大氣的壓力，通常會促成一種特殊的凝塊，這種凝塊——」

「根本不是那回事，」保羅鎭靜的說：「那是龍捲風的關係。」

「龍捲風？」小米利答腔說：「甚麼叫龍捲風呀？」

「你會看出來。」保羅一本正經的說：「也許看不出來，龍捲風是沙土和空氣製成的，牠的食物是塵土，牠的身體是風，所以要和它爭鬥幾乎不可能，因爲它不是肉眼所能看見的。」

「那麼，我們要繼續留在這裏嗎？」小米利問：「還是活生生的在這裏渴死，被灰塵嗆死？」

「不，還沒有決定呢，」保羅說：「我得想個甚麼辦法來對付呢？我們找個有力氣的，能直達龍捲風才行，哦，對了，我怎麼老是把我的蓋世忘記了。」「蓋世」是早先他制伏過的，會飛，會吐火的多脚怪獸。

保羅說着長嘯一聲，接着便有一陣新聲來回答他，工人們看不見是甚麼東西，但他們注意到在人羣邊緣揚起一陣灰霧，接着是從沒有聽過的一種怪聲音：怒吼聲中夾着噼啪聲，接

着是一陣閃電，好比夏天的風暴和冬天的雷雪，互相控告着，煙霧和灰塵揚得滿天都是，鮮紅色和枯黃色的火焰掠過天際，熱風吹襲着石頭，如同一把兇猛的刀劃過人們的臉孔，大地震動了，像是要爆炸一樣。接着，狂風夾着灰塵越來越濃，保羅大叫說：「看呀！抓到頭了。」

「假如那是頭的話，」小騎師說：「我有辦法來對付，對了，有了！」

一條長而韌的套索像皮鞭飛速地丟上去：那條套索一圈圈地捲繞住龍捲風，直到人們開始可以看出龍捲風長相像甚麼。當小騎師搖動他的手腕，射出更長的繩子時，旋風不斷地變動它的體型。末了，終於出了龍捲風的體型，像一個巨大的由雲製成的拔塞鑽。空氣開始鼓得像一顆大心房的跳動，使得塵土看起來像是在呼吸。

「好了，」保羅大聲地問半隱半現的龍捲風說：「我本來可以叫小騎師把你套緊；叫蓋世把你吃了；但是如果你肯做一件事，我就叫他們取消這念頭。我們衆人正需要水，而這塊地面上一點水影子也沒有，問題就是，你能不能替我們解決這個難題，你本身擁有許多風力，長相又像拔塞鑽，所以給我鑽一口井，假如你是龍捲風，你就開始工作吧！」

小騎師鬆了他的套索，但仍然握着繩索，事實上他也不用擔心，因爲「蓋世」還在吐着煙，監視着龍捲風，使它無逃跑的機會。工人們都舐着他們乾燥的嘴唇，看着，猜疑着。

空氣開始移動，小沙粒開始攪動，就像陀螺在轉動一樣，接着，轉動的速度加快了，發出一種嗡嗡的聲音，地面上出現一個洞，洞逐漸大起來，也逐漸深下去，深到不見底。這時衆人響起一陣熱烈的歡呼聲，有高呼的，也有低鳴的，最後水噴湧出來，在陽光中閃耀。人們愉快地歡呼。

他們不斷地喝着湧出來的泉水，一直喝到黃昏來臨。而龍捲風呢，它趁着衆人不注意的當兒，逃得無影無踪。

灰塵消逝了，星星在天際閃耀。

× × × ×

他們向西部前進，不斷的前進。天開始下雪，飄着像拳頭般大的雪花，打得棚屋和簡陋的小屋都快分裂，保羅把所有的屋子像火車一樣連繫在一起，由「藍牛貝貝」拖着，貝貝喘氣喘得像一個令人吃驚的引擎。

保羅穿上他的雪靴，甚至太陽出來，陽光強烈的時候也不肯脫掉。他太喜歡了，以致沒有注意到太陽已把他左腳的雪靴照得變了型，他直是走，沒有領悟到自己不是向西走，而是向着南邊走。那時候有許多人也向西部去開荒，許多人都因跟隨着保羅走過的路跡，把原本要去俄勒岡而改成去三藩市，那是由於保羅變型的雪靴所留下的痕跡。

他們再走了三天，進入炎熱地區，那個地帶平坦、乾燥、多灰塵。他們仍留有許多夠人們喝的水，因爲他們曾裝滿大桶大桶的水，儲備着喝用，可是那些水卻不夠食量驚人的貝貝喝，牠大聲呼叫着，保羅知道要找到有水源還得很遠才會有，而拉着大隊人馬的貝貝口渴的樣子，好像會一下子喝掉整條河的水，因此，保羅便拿起專用的大鐵鍬，開始掘。

他開始掘了大約十分鐘，挖開底部，出現一個洞，保羅把那洞看了又看，甚麼也沒有看到，只有漆黑的一片，好像那洞是個無底洞，保羅爲了想知道洞是否有底，便把鐵鍬丟進洞裏，希望借鐵鍬撞到下面的某些東西的回聲，來判斷，可是沒有回聲。

突然，洞裏一聲巨響，一陣氣流，接着鐵鍬飛出洞外，衝上一百呎高，它是被一條噴泉噴出來的，那條水柱像彩虹一樣射向陽光中，貝貝只呑飲了幾口水，噴泉就停止不見了。

「眞糟糕，」保羅說：「那眞是道美麗的噴泉，不過，我的鐵鍬總算弄回來了，我可以再挖一個洞。」

他再挖了大約十二呎，噴泉再次湧噴出來，這次貝貝又只喝幾口，噴泉便消逝了。

這種噴泉每小時噴一次，每次噴都噴得高高的，只幾分鐘就消逝。

「好了，」保羅對貝貝說：「它是按時噴出來的，你靠不住它會噴多久，但對它的按時噴出總可以靠得住。」

據說現在這種按時噴出水來的噴泉仍然可以在「黃石公園」裏看到。

十一、內地國王

「這是一個好生活，」當保羅把營地設立在松布山時，保羅說：「瞧，好大一片的陸地，尤其是這裏，整個地方都有西部風味。」

「可不是，」他太太說：「你仔細瞧瞧，你就會知道這裏什麼都可以生長。」

「這裏什麼都可以發生，」保羅附加說：「這些大山，大山谷，大河流，這不是一個內地王國嗎？」

「好，字用得好，」應哲南說：「內地王國，我們就稱這裏是內地王國。」

這裏的確可以成為一個王國，這裏每一樣東西都比任何地方的巨大，比方櫻桃，就有蘋

菓那樣大；而蘋菓呢？蘋菓就有西瓜大；至於西瓜呢？要擡起西瓜就要兩個人擡，要搬動就得三個人搬。

樹木也大得令人難以相信，樹高得無法尺量，沒有一個人能看到巨松木的頂端，甚至保羅也沒有辦法，保羅遮着陽光，極目看去，也只能看到一半高，通常都是由小米利替他接看另一半。

有一天晚上，當保羅在做睡前的巡查時，他發現有不對的事情了。雖然他說不出什麼東西不見了，可是他總覺得有東西不翼而飛。好久，他才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那是貝貝沉重的呼吸聲，貝貝平常的呼吸聲像樹林中的風聲，可是這天晚上，這種聲音聽不見了。他打開貝貝的牛舍門，發現牛舍是空的，貝貝不見了。

第二天，所有工作都停頓，每一個人都出去外面找貝貝，從保羅一直到許炳乾都出動，小米利忘記肚子餓。他們找遍每一個角落，搜索每一座林子，山上山下，到處呼喊，可是聽到的只有自己人的回聲。

「我們不能放棄，」保羅說：「貝貝一定到什麼地方去了。」

「除非，」應哲南說：「除……」他只說了這句就停住。

沒有人想要知道他的想法，貝貝一定得找出來，貝貝一定是活着，保羅不敢想像沒有貝貝的日子，因為貝貝比任何能幹的人都能幹，比任何其他動物都肯做事，牠是保羅生命的一部分，牠從下藍雪的那年冬天，由冰凍的湖中被保羅救起到現在，一直和保羅生活在一起，而現在……。

「貝貝！」保羅大聲喊叫，接着聲音更淒楚地喊：「貝貝。」

那時候有一種呻吟聲回答過來，保羅聽見，連忙四處張望，但一點貝貝影子也沒有，四周什麼都沒有，只有衝天高的大樹和倒在地上的樹。呻吟聲再次傳來，但這次保羅知道聲音來自何方，但似乎又不可能。到了第三次的呻吟聲時，保羅不再猶豫了。

「在這裏，各位，」保羅向衆工人大聲喊叫：「開始劈吧！」

「在那兒？」工人們問，眼睛在四面張望。

「在這裏，在這棵空心的樹幹！快！」

當貝貝從空心的樹幹被救出來以後，牠表情非常快樂，可是肚子卻非常的饑餓，牠的饑

餓使牠對任何事情都無能爲力。那天晚上，貝貝離開營地的牛舍，到外面去找尋新鮮草料，牠開始啃樹，把樹的葉子和枝椏啃掉，在黑暗中牠是憑着嗅覺吃，吃着走着，卻走進粗糙、彎曲的杉木空心裏，而找不到出路。

「這給我一個想法，」保羅說：「貝貝需要有個伴侶，也是一個同伴，像牠自己的同類，有伴，牠就肯留在牛舍裏，不亂跑。」

一個星期以後，一條小牡牛出現在營地裏。

有些人說這條小牡牛是保羅由緬茵州運來的，有些人說是從愛俄華州一家農場上檢來的，因爲小牡牛太小，不能做事，只能當寵物一樣帶。

這條小東西很討保羅喜歡，牠長得很秀氣，兩隻柔和的眼睛襯托着它天鵝絨的皮毛，保羅喊牠「小妮」，貝貝帶着好奇舐嗅牠，可是每次貝貝的大舌頭一伸出來，就把小牡牛舐得搖搖擺擺的，保羅看到這情形，心想：假如我想把小妮養活的話，一定得替牠做點事。

「我必須替牠做個特別的牛舍，直到牠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保羅說着，把小妮放在一個舒適的小穀倉裏。

三個星期過去了，可是小妮毫無起色，還是那麼軟弱嬌小。

「這小東西恐怕有病，」許炳乾說：「牠好像營養不良。」

「嗯，」保羅開始憂慮：「你說該怎麼辦？」

「水牛乳，」許炳乾說：「我聽說水牛的奶是小牛的最好食物，尤其是和鯨魚乳混合的更營養，我們可以從太平洋得到鯨魚。此外，我還可以再加一點蛇油使牠增加力氣。」

果然，許炳乾說的食物有了效果，小妮舐完水牛乳，鯨魚奶和蛇油混合的食物之後，又哞嚷着還要，許炳乾太高興了，以致忘記了睡眠，整夜弄食物給小妮吃。

第二天早晨，當保羅起床伸長四肢的時候，覺得事情又不對勁。他看看營地四周，皺皺眉，搔搔頭，驀地，明白什麼事不對勁，因爲小妮住的小穀倉不見了。

「嗨！」保羅大聲呼喊：「大家來呀，快快！小妮住的穀倉不見了！」

「穀倉不可能被偷，」小仙笛說：「因爲我的棚屋正在牠的隔壁，而且我是整夜要點燈睡的人，假如有人偷移穀倉，我會聽到聲音的。」

「它也不可能被火燒掉，」應哲南說：「因爲地上沒有灰燼。」

「也不可能被風刮走呀，」費巴桑說：「假如風會把小穀倉吹走的話，也會把草堆吹走，看——看那裏，小牡牛的稻草床還在，地板也在。」

「不論穀倉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總得把事情怎樣發生的找出來，首先，我們要找出的是穀倉的位置，」保羅說：「反正它不會自己走開。」可是他們搜尋了一上午，怎麼也找不出穀倉被搬移到那裏，最後還是小仙笛首先發現。

「看！」小仙笛大聲叫，同時指着遠方說：「那不是穀倉嗎？它正在走呢！」

的確，穀倉正在走，紅色的屋頂正隨着山巒的起伏，上下忽隱忽現，搖搖擺擺地橫過山谷，好像穀倉長了脚在走路一樣。當他們走近時發現穀倉的確是用脚在走路——小妮的脚。

水牛奶，鯨魚奶和蛇油混合的食物生了奇効，使小牡牛在一夜間變得比穀倉還大，並且到處遊蕩找尋食物。她站在那兒，不再低低的哞叫，而是大聲的嗚叫，穀倉的屋頂在牠的背上，穀倉的四邊分散在牠的脚邊。

「我想，我們得把牠的名字改一改，」保羅說：「牠不再小了，牠是條母牛，母牛應該有母牛的名字。」

可是工人們繼續喊牠「小妮」，貝貝再不舐牠了，貝貝和牠相處得極好，好像是和牠自己一起長大的，不肯分離。所以保羅又得給牠們加蓋一間雙倍大的牛舍。

在華盛頓的第一個冬天，對貝貝和那頭正在成長的母牛來說是個很苦的冬天，雪不停的下着，食物越來越少，地面的草料奇缺，最糟糕的是，牠們開始患眼疾。

「我可以醫治這個病，」保羅說：「牠們可以餓肚子，我可不讓牠們的眼睛變瞎。」

說着，便命令費巴桑替貝貝和小妮各做一付綠色的檔風鏡。

很奇怪的，兩隻牛立刻開始增加體重，眼睛也可以直視了；牠們的兩腰豐滿，兩肢窩肥厚。

「眞是奇跡！」小米利很希望他的饑餓也能這樣迅速地治好。

「這也不算什麼奇跡，是綠風鏡治好，」保羅咯咯大笑說：「綠風鏡先治癒了貝貝的眼痛，接着又治好了小妮的雪盲症。」

「還有呢？」應哲南問。

「還有，」保羅大笑說；「綠色鏡使每様東西看起來都是綠色的，貝貝和小妮就一直吃

綠色的雪，靠着雪長胖，牠們反正也分不出來草還是雪，只要把綠風鏡戴上，牠們就分不出來！」

× × ×

當小妮變成一條母牛的時候，牠不斷地長着，並且常常鬧肚子餓。現在牠已長得和貝貝一樣大了，牠也有牠的用處，牠是世界上最大的乳牛，能產出大量的牛奶，因爲產量太多，使保羅得請十個人分兩班來擠奶，另十個人不停地攪乳做乳酪。

小妮的食慾差一點毀滅了牠自己。有一天晚上，她太貪婪，跑到林子裏去，吃了許許多多的松針和產香液的樹枝。第二天早晨，擠出來的牛奶就有一股濃烈的怪味道，以致誰也不敢喝。不過這牛奶也沒有糟蹋浪費掉，保羅叫許炳乾用瓶子一瓶瓶裝起來，上標籤：「小妮的松香奶」，把這奶經過攪打之後製出最上等的潤滑油。

工人們從來沒有這麼忙碌過，也從沒有這麼多伐木工作好做。保羅最喜歡的伐木地點是「松湖」，因爲湖太大了，人們稱它爲「內地海」。保羅把湖邊所有的樹都砍倒，推進湖裏，不久湖裏就浮滿木頭。

「現在，我們怎麼做？」小米利問：「我們怎樣把這些木頭撈出來，又準備運到那兒去？」

「運到中國去，」登記木頭數目的應哲南說：「保羅要把木頭送到那兒，他來了，還帶着貝貝。」

「貝貝，」小米利大聲疾呼：「他總不會要貝貝下湖犂湖吧！」

不錯，保羅正要貝貝那樣做，他和貝貝由松湖的東南角，對直穿過浮木向西北角犂過去，但他們到了西北角並不停止，繼續犂，犂過陸地，越過山嶺，給湖做了一條出口。湖水跟着他們湧出去，連同浮木一起流入太平洋。兩個小時以後，整湖的浮木流入太平洋，不見了，只剩下貝貝的影子和保羅的身影，在落日的陽光中忽隱忽現。

十二、營地的破裂

那是個古怪的夏天。首先玉蜀黍有了麻煩，保羅便決定不再下種，可是工人們要求他，跟在後面求着要種，所以保羅沒有辦法，就折中答應下種七百到八百個山頭的甜玉蜀黍，可是當穀穗才要成熟，太陽光就照得玉蜀黍爆開來，米花亂七八糟地落滿地上，多得要把工人們埋起來。最糟糕的是，飛飄的玉米粒嚇壞了大小動物，驢子和小馬都嚇得嘶叫不止，牠們以爲是冬天裏的風暴，會凍死牠們。

那時候地面上還有許多洞，不論保羅走到那裏，他總會發現窩窩洞洞，那些洞不是地鼠掘的，就是草原犬，要不，就是土撥鼠，對沒有利用這些洞，保羅覺得很可惜，所以開始收

集這些洞。

「收集這些洞做什麼用呢？」小米利問。

「儲存起來，」保羅說：「儲存起來，有人買就賣掉，不久將來就會有人來買去挖金礦，鑽石油，而我這些洞會使他們容易着手工作。」

收集洞的這個工作並不難，因爲洞很輕，很容易挖掘起來。保羅把一些洞賣給農人做郵筒，一些賣給政府做地界標，其餘的沒有人知道怎麼用掉，有些人說這些洞在保羅挖深西雅圖海港的時候用掉了；有些說保羅把那些洞藏在某一座山邊，等政府建築鐵路的時候，成爲現成的火車隧道，可是這些都是荒謬無稽的。事實上，保羅把這些洞埋在俄勒岡州的某一個地方，以後忘記了，可能現在那些洞還在那邊，假如有人要找的話就到俄勒岡州去找。

接着，便是哥倫比亞河，有些老傳說，說哥倫比亞河是貝貝意外造成的。原來有一次貝貝拖引的鐵鍊斷了，那條沉重的鐵鍊在地上拖劃而成。另一種說法是保羅不願由貝貝致力這種奉獻的工作，改由山羊去做的。哥倫比亞河的起源便是松湖。

有一天，保羅看見一艘光潔的小船在河裏航行，對保羅而言，那艘小船不啻是艘玩具船，不過河裏有船航行的確是美妙，於是，提高嗓子喊說：「那艘船只夠一個船長住；假如我猜的不錯，他在船上。」

那個小船的船長和保羅相比較起來，如同是一個矮人國來的侏儒，可是那個船長卻勇敢的回喊說：「我的名字叫賀萊，是從波士頓來的，假如你不擋住我去路的話，我就可以一帆風順地到我要去的地方。」

「嗯，」保羅說：「我以前看過許許多多的海員水手，可是就沒有看過你這樣矮小，口氣卻這樣大的人。」

「人個子的大小並不就能夠判斷一個人，」賀船長說：「你沒有聽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個成語嗎？」

保羅是沒有聽說過，所以立刻改換話題：「你那艘小船，你怎麼稱呼？」

「我的小船，」賀船長回答說：「它的名字叫做哥倫比亞，是隨着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喊的，我的哥倫比亞現在正要到寶石海去，當然，在去之前，我要先把地面上的巨人都消除了。」

保羅咧嘴笑說：「我很喜歡你的大膽和勇氣，也很喜歡你的小船，本來這條河是我的，現在，送給你，並且命名為哥倫比亞河，以便讓人們來紀念你和你的船。還有，我要讓你安全的到達西海岸，」保羅說着，向前涉過去，像撿東西一樣，把小船撿提在手裏，向前大步走了幾步，然後輕輕地把小船放進太平洋，因為放得很輕，所以水面幾乎沒有掀起絲毫的水浪。

「好了，已到大海洋了，」保羅說：「再見，哥倫比亞，還有從波士頓來的哥倫布，再見，祝你好運。」

這就是哥倫比亞河之名的來源。

× × ×

那時候貝貝的牛舍也令人頭痛。貝貝個子實在太大，所以每次鐵匠歐大替牠做一付牛蹄時，保羅就得另挖一座鐵礦。貝貝的鐵蹄和馬蹄一樣，只是比普通的馬蹄重一千倍而已。有一次歐大為了提兩只牛蹄，使得他每走一步停一步，腳還陷入砂土裏，深及膝蓋。

蓋牛舍越來越花時間，越來越費人力。所以，有一天保羅說：

「真是頭痛，我們需要人手伐木，但又不能不清潔牛舍。」說着，他突然大笑，打自己的臀部說：「就是這樣，小米利，拿着你的鐵鍬，我們一兩個小時就可以解決了。走吧！」

「可是，你準備怎麼做呀？」小米利問。

「我要利用哥倫比亞河，我想接條小河過來，流過牛舍，讓流水來清洗牛舍。」

這個主意果然生效，並且比原先所想的更好，經過牛舍的河水，使陸地肥沃，使原先像沙漠的地方變成花園，生出鮮豔奪目的花兒，長出最甜美，水分最多的果實，使不毛之地，變成沃土。

但是，這種現象也僅僅在貝貝惹出大麻煩之前，因為這片沃土差一點又毀了貝貝的生命。

乾草、煮成糊的食物，牧草粗長的草、樹的樹枝，這些對貝貝來說都是同樣的，牠分不出好壞，也不知飽或餓。

那次死活是發生在紫花菌營（一種牛食植物）的田地上，這裏菌營茂盛，滿地皆是，任

何動物來吃過以後，都知道何時飽了，就該停止，只有貝貝，不知道飽是什麼滋味，牠拼命地吃，拼命地吃，地面的最後一片綠葉都啃光了爲止，最後地面是光禿禿的，而牠自己呢，肚子卻漲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那時候保羅到林子裏伐木，不在營地，可是小米利看出貝貝有了麻煩，他看見貝貝伸長着舌頭，便提了幾加侖的水給牠喝，可是喝完後，問題更大了，貝貝不斷地喘氣，眼睛滾呀滾的，顯得非常痛苦，顯的身體太脹，脹得快要爆裂了。

「找個醫生來。」小仙笛說，雖然他知道附近沒有醫生。

「找個注射筒來，」應哲南從書上得到救助動物的方法說：「找一個最大的注射筒。」

「這裏沒有注射器呀！這點你是知道的，」許炳乾說：「事實上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適合貝貝用的，不過我想，我有個辦法可以行得通，那個早期沒有鐘時吹號用的角笛，又長又尖，可以試着用。」說着，便像打針一樣，把角笛刺進貝貝的腰。

貝貝痛苦地大叫大吼，但是牠的叫聲，還沒有從角笛出來的聲音大，角笛聲大約吹了六個小時，越來越響，角笛聲震響了整個大地，在山間有了迴響，保羅聽到，知道出事，丟下斧頭，兩步併成一步地回來。當他知道貝貝惹了什麼麻煩後，半生氣，半笑地罵說：「你這老笨蛋，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負責還敢叫，你想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條不曉得控制自己食慾的牛嗎？你眞該感到慚愧！」貝貝的表情好像聽懂保羅的話，因爲牠表情溫馴，不快樂地呻吟着。病癒之後，牠就只吃自己那份食物，牠對紫花苜蓿碰也不碰一下，看樣子牠已得到不少教訓。

可是兩星期之後，牠又饑不擇食了，牠覺得自己像是在受饑餓的煎熬一樣。有一天早晨，當許炳乾的廚房冒着煙傳出一陣陣的香氣時，貝貝再也忍不住了。牠扯斷鐵鍊，像穿過厚紙板一樣的穿過上鎖的門，進入廚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烘好的一千多個餅一口氣吞下去，其他麵糰，爐子火以及其他可以吃的東西全部吞進肚裏，當許炳乾扭頭看時，他看見貝貝的呼吸有煙火，像龍一樣由鼻孔噴出。

那時好像貝貝就要完蛋一樣，因爲牠的肚子裏像在燃燒，保羅把牠帶到哥倫比亞河去泡水，但貝貝一直在水裏滾，使平靜的河水忽低忽高的，溢到陸面。

「這條牛有病了，」小米利在貝貝站起脚來的時候說：「即使牠的病好了，牠也不會像

以前一樣好了。」

小米利說對了，貝貝病體恢復後，變得很容易驚慌，一點點小事情就會使牠神經緊張，保羅必須很小心的駕馭牠。當然，他還是讓貝貝做點輕鬆工作的。像在西雅圖掘海灣，使一個城市有港口，西雅圖港口這個工程由一位胡先生和雷先生負責挖掘，他們工作了幾年，仍然沒有成功，所以保羅自動答應幫忙。

保羅說：「你們用那些小犁子，小刨子永遠做不出什麼工程來。」

「用一套疏濬機怎樣？」雷先生問。

「或者六個齒的耙子？」胡先生說。

「都不夠，」保羅說：「那只能挖表面，就像你們剛動工時候一樣，你們應該利用『自然』來對付『自然』……」他說到這裏停住，然後大聲疾呼說：「就是那樣，讓自然替我們做。」說着，不再說什麼，轉身就走。

一星期以後，保羅回來了，人們看見貝貝胸脯以上高出海灣的水面，牠的身後拖着一個巨大的雪白的東西，那東西在晨陽中閃耀。

「那是什麼呀？」雷先生和胡先生異口同聲問。

「沒有什麼，」保羅回叫：「告訴你們就不會稀奇了，它是冰河——最大的一個，它在北極是用來掘河道和山谷的。我想冰河既然可以在北極那樣做，在這裏也可以那樣做。」

保羅就用從北極拖來的冰河，利用尖削的部份來犁海港。他的工作一切順利，一直到快要完工的時候，有一天，雷先生和胡先生來看工程的末尾部分。這次胡先生把女兒一起帶來，他的女兒是個教員，但她的打扮却不像教員，她穿着鮮艷的藍色衣服，帽子是翠綠色，另外帶一把紅色的陽傘。紅色一直是令貝貝憎恨的，而當紅色的陽傘在陽光中閃耀時，貝貝驚慌了，牠驚跳，怒吼，急逃。保羅也無法制止牠。貝貝拖着冰河到陸地上亂闖亂跑，好幾小時以後，才被保羅抓住。

「對不起，」保羅對雷先生說：「你知道牠是怎麼弄的。」

「不用道歉，」雷先生說：「牠沒有弄壞東西，相反的，你的牛做了一件與我們有利的事，我們一直想要在附近掘一條運河，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是的，」胡先生附加說：「這事情應該由我女兒負責任才對。」

那條運河便叫「胡氏運河」。但那時候保羅因為心裏憂慮着貝貝和工人們，對命名就不加以理會。那時候，貝貝非常的不安於室，牠對什麼工作都不高興做，工人們的行為也都反常，好吃的小米利也失去食慾，保羅說：

「這是一種不好的預兆！」

他覺得空氣裏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息，那可能是春天。春天，使保羅的伐木營開始破裂。

十三、保羅的春天

春天到了，可是保羅佯裝着沒有注意到。他要工人們繼續工作，雖然他們一個個都心不在焉。

伐木工作也沒有什麼好做的了，所以保羅便派遣工人們到西海岸去工作，或是開溝或是掘海，或是築水路，但工人們都失去工作興趣，甚至保羅本人也心不在焉。

當他們開始掘「派格特海灣」時，事情就開始了。

海灣的污泥比原先計算的要多，他們每挖一鏟鍬，部分污泥又流回水裏，大家情緒都很惡劣。

保羅為了要使工人們振奮起來，便提議兩人一組，兩人一組的抬木頭比賽看誰抬得快，跑得快，他想這種遊戲，小騎師應該會很高興參加的，誰知不但小騎師不感興趣，小仙笛也不感興趣，還有費巴桑，小米利也都缺乏興緻。

「你們都怎麼啦？」保羅說：「你們都生病了嗎？我看不出來你們是怎麼啦？」

接着，他看到一個女孩子沿水路邊走向他們，她長得纖細柔和，美麗如同洋娃娃，但她走路的體態是充滿自信。保羅看看她，然後走過去，抓起她。她一點也不害怕，一點也不驚駭，她拉平裙子，坐在保羅的手掌心上，她的長髮飄着，她的兩腳懸掛着，然後，微笑着，從手袋裏拿出東西，在鼻樑上撲粉。

「你在做什麼？」保羅問。

「我正在和你調情呀！」那女孩子露出兩個酒渦說。

保羅迷惑地說：「為什麼？」

「因為我要你替我做點事情。」她低聲說，同時做了一個狡猾的微笑。

保羅得彎下身子去聽她所要說的話。

「是的，」她繼續說：「我要你做件事情，那事情很難，我要你放這些人走，你會告訴我你需要他們，但是婦女們更需要他們，我們需要丈夫，」她說到這裏，厚顏地看着他說：「我們要嬰兒。」

「可是工作怎麼辦？」保羅說。

「工作該結束了，」她輕輕地說：「你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伐木工人，你知道這不是諂媚你的話，」這是保羅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臉紅的時候，那女孩又補充說：「反正你沒有做完的事，將來會有機會再來做的；有了機會，這些伐木工人們就得找新工作做，不論是農場、牧場，反正總要有個家。」

「嗯，」保羅放下那女孩說：「我來看看，不過，我首先要和他們談談。」

她拉平裙子，掠掠頭髮，很愉快地抬頭看他，說：「當然，當然要和他們談談，由他們決定。」

然後她笑着，向保羅揮揮手，走開了。

× × ×

「諸位，」保羅說：「我正在想把營地遷到一個別的地方，一個非常好的地方，一個以前你們沒有看過的地方，我想到阿拉斯加去。那裏到處都是森林，山是水做的，成串的島嶼，從寒冷的白令海一直到溫暖的太平洋，全長一千二百公里，熊一隻兩噸以上，假如你們要金子的話，那裏遍地都是，你要的每樣東西到處都是，誰要去？你，小米利？」

「保羅，我很喜歡去，實在，很喜歡，」小米利說：「不過，我對伐木工作已經做夠了，打獵也打夠了，我現在正想找個地方定居下來，當然，如果可能，成個家。」

「這樣嘛，」保羅聳聳肩說：「其實，我只要一兩個人陪我就行，哲南，你怎樣？」

「我要告訴你，保羅，」應哲南說：「那些事我也做夠了，但是，我要寫的題材已經差不多成型了，我必須整理出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

「書！」保羅說：「書只是一些傻子們讀，誰會相信你寫的那些！我想你大概天生拿筆的料。小仙笛，你想樣？」

「哦，保羅，北方對你來說是一樣的，可是對我就不一樣，我適應不了寒冷的天氣，我想——我要到南方去。」

保羅舐舐嘴唇：「你呢？許炳乾，你有什麼不去的理由？我相信你和他們一樣也有好理由不去。」

「是的，」許炳乾帶着一種柔和的微笑說：「我對廚房工作已經厭倦了，我希望從現在起有人做給我吃。」

「我再問你們兩個也沒有什麼用處了。」保羅對小騎師和費巴桑說。

「我想我還是要繼續弄我的老行業——牧牛。」小騎師說。

費巴桑沒有說話。

「那不是替人工作，」小米利說：「那是——」

「我知道。」保羅說。

一陣沉默，沒有人知道如何來打破靜寂，一直到那女孩子的笑聲響起。

「那麼，再見，」保羅說：「我得走了，我不知道我和貝貝要到那兒去，不過，我相信我總會有事做的。我們已經在一起處了很久，我們很難忘記過去那段神奇的日子，可是——唉，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我想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他扛起斧頭，走了。

× × ×

有人說保羅就這樣消逝不見了。有人說他到英國去，也有些說他到阿拉斯加了，一直和貝貝在一起，可是沒有人敢確定他到那裏去了。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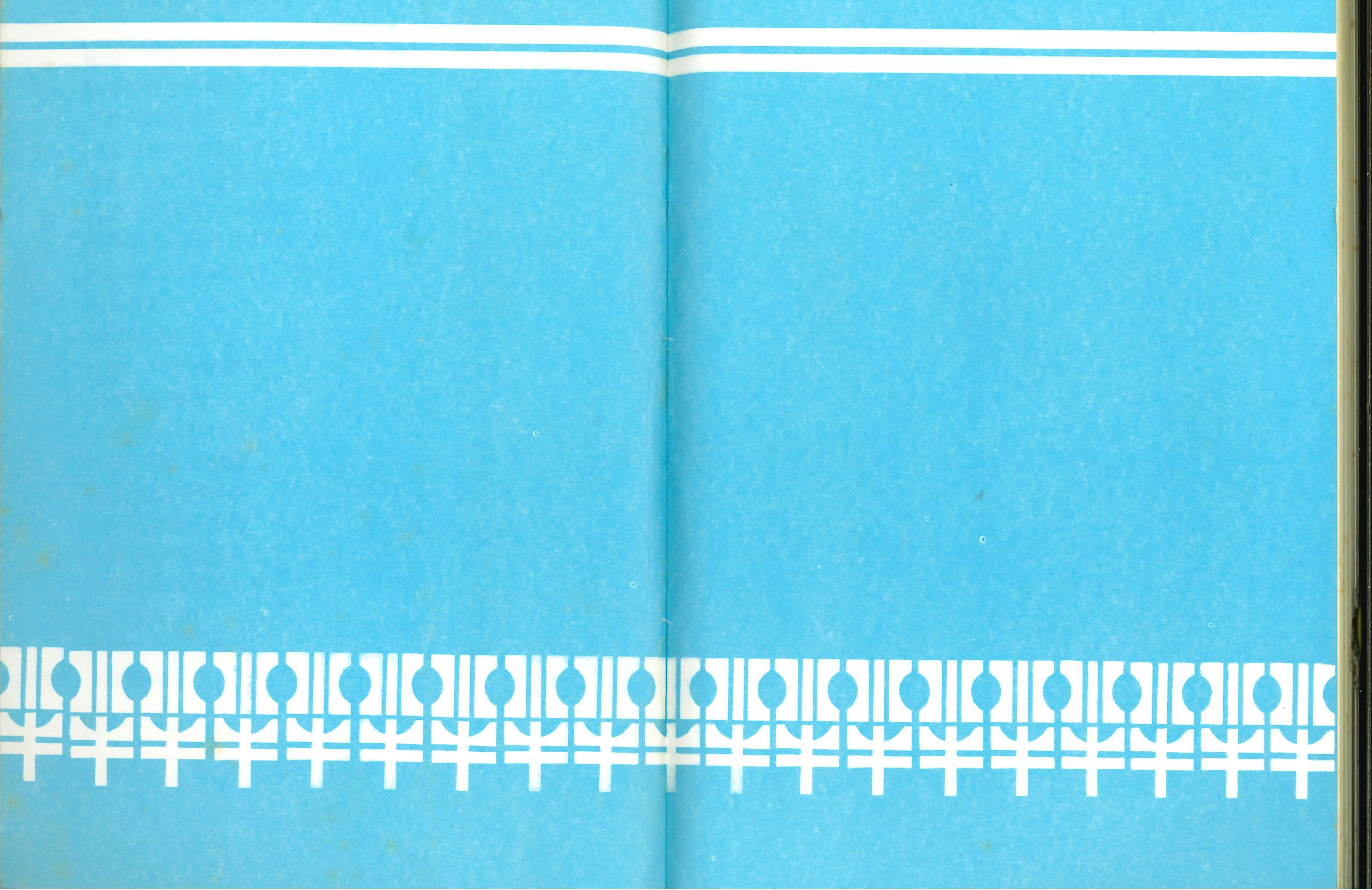
巨人保羅／姚姮譯，——版，—臺北市
；水牛，民80印刷
面；　公分，—(水牛少年文庫；
13)
ISBN 957-599-051-X(平裝)

859.6　　80001310

譯　者：姚　姮
發行人：彭誠晃
出版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　話：3410275・3215644
郵政劃撥0013932－1號
一版五刷：中華民國80年7月1日

登記證　局版台字第0628號

ISBN：957-599-051-X(平裝)：NT$60



知識博覽（注音版）

海倫。凱勒的奇蹟
林肯的青少年時代
少女安娜的悲劇（上）
少女安娜的悲劇（下）
伊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上）伊
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下）
世界聞名的情報故事（上）
世界聞名的情報故事（下）
我與印度豹（上）
我與印度豹（下）
世界上不可思議的事
金字塔的秘密
太空飛行70萬公里
橫渡大西洋的創舉
乘著遊艇環遊世界
奧之孟船長冒險記
神秘的瑪耶王國（上）
神秘的瑪耶王國（下）
逃出南極
北極生活三十年
知識博覽